

楊田郎先生訪問紀錄

受訪時間：2014年6月18日，
14：00-16：30

受訪地點：楊宅

訪談人：江志宏

紀錄：陳世芳、林逸帆



受難人資料

受難人/案件/判決書年齡	職業/經歷	刑期	與受訪者關係
楊田郎 楊田郎案 17	無	有期徒刑 7 年 褫奪公權 4 年	當事人
案情概況	楊田郎先生， ¹ 生於 1939 年 1 月 1 日， ² 新竹人，1955 年於家中被捕。據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判決書指稱，楊田郎 1954 年 8 月間，在新竹市新新戲院廁所內，用鋼筆書寫		

¹ 目前蒐集到相關資料，包含臺灣省保安司令部 44 年 7 月 6 日判決（44）審特字第 58 號判決書；臺灣警備總司令部 51 年 3 月 14 日（51）詮誨第 289 號「叛亂犯楊田郎一名刑期執行屆滿思想改進請准予結訓開釋由」；臺灣警備總司令部 51 年 4 月 4 日（51）詮誨第 403 號「叛亂犯楊田郎一名希依規定辦理具報由」；國防部軍務局 51 年 4 月 4 日（51）詮誨第 408 號「叛亂犯楊田郎一名奉准結訓請填發開釋證明書由」；國防部臺灣軍人監獄 51 年 04 月 10 日（51）監克第 2021 號「為叛亂犯楊田郎一名本監尚未奉到國防部核准文號由」；國防部臺灣軍人監獄 51 年 04 月 13 日（51）監克第 2081 號「為填送奉結訓叛亂犯楊田郎奉准結訓開釋證明書一份請轉發由」；張炎憲等，〈楊田郎訪談紀錄〉，收於《風中的哭泣—五〇年代新竹政治案件》（新竹市：新竹市政府，2002），頁 480-495。本文與過去已受訪的出版品不同之處尤其在於 1.增加各個時期的細節；2.回到新竹生活的情況；3.互助會、促進會的成立；4.接受口訪以及紀念活動的情況；5.與其他受難者相處及近況；6.對於時事的看法等。除上述之外，本文的口訪內容並在以往已提及的訪問資料上亦做進一步的補充。

² 官方檔案中均為 1939 年 1 月 1 日，於口訪紀錄中，則記 1938 年生。參閱自張炎憲等，〈楊田郎訪談紀錄〉，頁 481。

	反動標語，以圖報復、洩憤， ³ 1955年7月6日判決有期徒刑7年，褫奪公權4年。歷經新店安坑軍人監獄、綠島，直到1962年4月20日期滿，4月23日出獄。
--	---

家庭背景

我是楊田郎，父親為楊金鐘，母親為楊林勉，我上面有兩個哥哥，下面有一個弟弟，二哥後來念竹中，是李遠哲的同學。而我讀到高中就讀一半就輟學了，⁴不久又因故被逮捕。

對時局不滿

二二八事件發生的時候，我已經是個懂事的年紀了，還記得2月28日那天，我要出門去買花生米，我媽媽說外面槍聲到處響。結果說完不久，外面真的槍聲四起，當下我就趕快進屋，把門關起來。事件之後，我們鄰居被抓走很多個。當時我對現實很不滿，對國民黨很反感，在我那個年紀，人家說的事情，我也會去比較與了解，譬如人家都說共產黨不好，但眼前這個國民黨那麼爛，那麼共產黨不至於比國民黨壞吧！當時很多人都會這樣想，因為之前只有國民黨，沒有其他選擇，眼下看國民黨那麼爛，共產黨則從來沒有接觸過，所以對共產黨有期望，希望他能比國民黨好，我當時還講過一句話，毛澤東跟蔣介石比較的話，毛澤東打著農民階級、工人階級，是替窮人著想，在那個貧窮的年代，對此會有嚮往、理想。比方說，在盧大哥（盧兆麟）他們，在學生時代也是看三省堂的日文書籍，大部分是恩格斯、馬克思理論，就朝那個方向去追求他的理想。我也是如此，但我沒有做任何實際動作，只是言談上抒發。

³（44）審特字第58號判決書稱其為「係新生報社新竹分社報童，因積欠款項，至被該社副主任黃邦福將腳踏車扣留並予開革，遂銜恨在心，認為該報社係政府機關所辦，及欲使黃邦福涉嫌，乃於楊田郎1954年8月間，在新竹市新新戲院廁所內，用鋼筆書寫『打倒蔣XX』、『消滅中華民國』、『參加共產黨』、『請到新生報社秘密室內中』等反動標語，以圖報復、洩憤，經當地憲警發掘、查獲，層解到部。」因為未滿18歲，處以最低刑罰，依懲治叛亂條例第7條「以文字、圖書、演說，為有利於叛徒知宣傳者，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。」楊田郎先生一再表示並無判決書所寫情事，並對報復、洩憤等字眼深感悲憤，認為此等字眼係對其人格之侮辱。

⁴張炎憲等，〈楊田郎訪談記錄〉，收錄於《風中的哭泣—五〇年代新竹政治案件》，頁481。

被捕過程

我 17 歲的時候，兩個刑警來新竹家裡，把我從家裡帶走，我出去之後就沒有回來。新竹的刑警隊，早期有分成治安刑警跟政治刑警，來抓我的是政治刑警。實際上，那個時候我沒有做什麼事情，也沒有遇過這種事的經驗，什麼都不知道，他們認為我有做，就拿筆、紙讓我寫，藉此來定罪。他問說「你有沒有寫反共標語啊？」實際上我沒有。他們又告訴我「你再幾個月就十八歲，你若不講，罪會很重。」我說「那你要叫我寫什麼？」他拿一個白報紙、筆給我，讓我按照他唸的「打倒蔣介石」，如此寫下。

後來我才知道，這就是所謂的呈堂證據，當時大部分人的口供都像這樣。可能只是口頭上講，但是講別人不可能聽到，當局要入罪，沒有證據，他只有用騙。我們白色恐怖裡面，刑求多半得不到口供，大部分都是用騙的，譬如說今天我們三個講話，人家打小報告，我們三個都被抓了，他會分開關，然後分別詢問，雖然沒講，但是辦案子的人很聰明，你講了什麼，他會從裡面，用相反的話去套「嘿！我問你你不講，人家說怎樣你知道嗎？人家說你，你不講？」我沒說，你卻說我，我就說如何如何，就把全部串在一起，大部分都這樣騙出證據。像我們這種年紀小的，被他一拐，寫下東西，有了筆跡之後就賴不掉。因為他有獎金，有了證據，絕對把你咬死，到軍法處，你再怎樣說，也絕對脫不了罪，因此我被抓，會覺得很不甘願，雖然我對時局很不滿，但寫什麼東西我都沒有做，這是我這一輩子最難忘懷的地方。

雖然我沒有寫這些東西，但他說就這樣，後來我以第七條為匪宣傳的罪名（有利叛徒宣傳罪）被判刑，跟我年紀相仿，年齡相差一、兩歲，有林毓忠、陳英宗、⁵郭毓燦、⁶陳清竣，⁷我們這幾個，大概都是這個罪名。

⁵ 陳英宗，1937 年生，判決書稱因向有人發表稱頌共匪，抨擊政府之言論，傳播不實之消息足以搖動人心，判有期徒刑 7 年，褫奪公權 5 年。政治受難者數位資料庫，<http://www.twgiga.com/web/orang/win.asp?ID=4281>，引用日期 2014 年 10 月 7 日。臺灣省保安司令部 44 年 5 月 10 日判決（44）審特字第 30 號判決書。

⁶ 郭毓燦，1937 年生，判決書稱其於 1955 年國慶日呼「共產黨萬歲」口號，為匪宣傳，有利於叛徒之宣傳，判有期徒刑 7 年，褫奪公權 5 年。政治受難者數位資料庫，<http://www.twgiga.com/web/orang/win.asp?ID=2261>，引用日期 2014 年 10 月 7 日。臺灣省保安司令部 45 年 5 月 8 日判決（45）審特字第 4 號判決書。

⁷ 陳清竣，1939 年生，判決書稱其於 1956 年於學校存放腳踏車所用的木牌上，書寫「反國民黨萬才」「共黨萬才」，有利於叛徒之宣傳，判有期徒刑 3 年 6 月，褫奪公權 2 年。政治受難

送到刑警總隊

在 1955 年前後，大概都是先送到地方刑警隊，再到刑警總隊，當時我被送到刑警總隊 7 號房，我記得剛到刑警總隊的時候，因為沒有犯過罪不知道裡面的情況。我被關在 7 號房時，同房因為有人吃鴉片，晚上癮 (gìan) 鴉片，身體一直抖並且一直拉我的毯子，只有 17 歲的我覺得害怕，只好躲在旁邊，我記得有一位夏先生，不知道在哪個學校當教授，也是被送到刑警總隊，跟我相處差不多一個禮拜時間，看到煙毒犯在拉我的毯子，就罵煙毒犯。這位夏先生也提醒我：「小楊，如果人家問你東西的話，最好不要亂講。」沒有幾天，夏先生就被送走了，不久即死亡。

像是我也不知道有沒有人檢舉我，我不知道就不能亂講。夏先生講過一句「不管你知不知道，到最後你每樣都說不知道。」審問你的人也是會亂問，你跟誰一起，都會亂問。不管我聽到什麼，也都當做不知道，不能講。

從東所到西所

我被送到軍法處，在軍法處時間，前後不超過 5 個月。軍法處分成東所、西所。我由刑警總隊到東所，東所又分成第一、二、三區，三區旁邊有個圍牆，圍牆旁邊是女生監獄，我在第一區的 3 號房間。房間裡面很可怕，裡面睡十幾個，每個人都只穿一件短褲，房間裡有一個馬桶，他們都有慣例，較晚進來的人則睡在馬桶旁邊，每次照輪。我進去時，大家因為看我年紀小，只有對我特別，給我很好的位置，一直跟我聊天，告訴我很多事情，他們都是有知識的人，我進去裡面學很多。

我記得第一個跟我接觸，鐵路案件的司機，樹林人，他的名字叫王清，⁸他跟我相處約半個月，後來被槍斃掉了。之後我就去開庭，裡面的老同學、老大哥對我很好，教我很多事情，我都有印象。

者數位資料庫，<http://www.twgiga.com/web/orang/win.asp?ID=4591>，引用日期 2014 年 10 月 7 日。

⁸ 王清。因張潮賢案，被認定其參加匪幫，從事叛亂活動，1956 年 9 月 21 日執行死刑，得年 26 歲。政治受難者數位資料庫，<http://www.twgiga.com/web/orang/win.asp?ID=1404>，引用日期 2014 年 10 月 7 日。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，<http://www.taiwantrc.org/被槍決部份名單.pdf>，引用日期 2014 年 10 月 7 日。

青島東路的軍法處是利用日據時代的建築，監牢是用木頭一支一支疊起來，再用板子釘起來，一個小門焮(him)著，裡面有個馬桶，加上一個木板，大號小號都在這裡。一天兩杯開水，早上差不多 8、9 點一杯，晚上吃完飯約 5 點多一杯，這兩杯開水，除了作為飲用水外，還要洗衣服，因為時間很短，我們在裡面要先把肥皂打好，馬上回來隨便擦一擦、沖一沖，我們那兩杯開水十分重要喔！

要開庭的時候，我轉到東所 1 區 3 房，相較於西所，東所的情況是比較恐怖。開庭的時候，法庭有公設辯護人，⁹但他不是為我們脫罪，而是誘惑我們、套我們的話，當時，我並不知道，他講什麼我就跟著他講，公設辯護人已經認為我有罪，他只講了一句話「年幼無知，請求減輕徒刑。」法庭就說，因為我未滿 18 歲，所以刑期減半而判 7 年，不然要判 15 年。被判罪後，就把我送到西所 84 號房。

我記得在開庭的時候，當我要去開庭，裡面的老大哥對說「小楊、小楊，你要抓『蟑螂』給我。」什麼叫做「蟑螂」，我不知道。他說你到法庭的時候，有痰盂，裡面有煙屁股，就是「蟑螂」。我說我不知道要怎樣拿。他教我「你把褲管舉起來，手刮刮(Khau)。」我也不知道要怎樣做，最後只好用腳夾再拿起來。回去之後，進去第一句話問我「小楊，你抓到幾隻蟑螂？」我抓到 2 隻，他們好像寶貝一樣。早期很窮，香煙抽得很短，開水滾得很滾，用開水洗一洗，再壓乾，用紙卷起來。抽煙的時候要點火，他不知道從哪裡偷拿來，先拿出一個像棉花的東西，再使用兩個小罐頭的圓鐵皮，相互摩擦，而噴出火花，點燃棉花，有了火種。吸的時候，因為我不抽煙，我的任務就是幫他們看風，當時有一個暗號，用下棋的術語，比方說，看守走到你 522 的房間，喔！吳風停在哪！大家聽到就知道要注意看守來了。他抽出來的煙，就用手把煙將其散除。還有一個因此發生的笑話，有一個人，他太久沒有喫煙了，吸一口就噎到、暈倒了，這在裡面都有發生。

在東所的見聞

我剛進去東所 3 房的時候，碰巧遇到孫立人案件。剛進去一個禮拜，突然間來了一大堆阿兵哥，都是很年輕的軍官。看守說皮鞋、皮帶都拿掉，拿掉後，嘎

⁹ 依判決書，該案公設辯護人為黃先歐。

嘎嘎地一大堆進來，我才知道這是孫立人的事情。他們進來之後，會跟我們打成一片。

不到半個月的時間，遇到一件讓我很難忘的事情。當時我的年紀比較小，洗澡的時候比較慢。在放風的廣場的旁邊，有一個洗澡的水池，大家在那邊掬水、洗澡，結果從隔壁女生四區，有一個女孩子要被抓去槍斃，他們看守吹哨子，嘩嘩嘩，快快快，快點走。我因為年紀小害羞，洗澡不敢跟人家一起，跑去旁邊洗，因此來不及跑走，我躲在旁邊，看見那位小姐走出去，要被抓去槍斃，我聽說她是大學生，家裡很有錢，中山北路整排房子都他們的。當時她穿著一件紅色毛線衣，穿著整齊。如果是男生的話，警備總部的軍人或憲兵會抓著你，因為她是女生所以沒有抓她，讓她自己走，她帶著眼鏡，一直喊口號，「毛澤東萬歲」、「共產黨萬歲」，就喊這個口號去槍斃，我覺得她很厲害、很偉大。在當時時空環境下，我覺得絕對不能怪他們的選擇，因為他們討厭國民黨，在沒有選擇，只能選擇共產黨。

還有一對東北來的夫妻，兩個都是老師，他們的兒子叫小毛，小毛很小，會四處跑，後來他父親、母親都被槍斃掉，國民黨把這個小孩子送到孤兒院，後面情況我就不知道。這些事情你講出來，如果在軍法處有待過，一定有印象，有很多事情，真的很可怕。

還有雷震的《自由中國》事件，他被關在青島東路三號，我是說他被關在哪邊，被關在軍法處另外關在那邊。雷震還關在哪裡，我們有那個放風的廣場，廣場那邊有間個人房，也就是招待房，雷震就關在這裡。¹⁰

西所 84 號房

判決之後，我轉到西所 84 房，西所的房間比較大，我那間關約 34 個人。監獄裡面份子混雜，除了我們這些被扣帽子的人之外，還有一些軍事犯，警備總部的看守，會利用他們來壓制我們，因為軍事犯體格很好，我們這些被抓的都是人民，「細雞會被欺負」，我們也有辦法整他，因為他們沒有接濟，我們政治犯，會有人送東西進來，會分一些給他們，就比較不會來找麻煩。

跟我同房的，幾乎每一個案子我都知道，因為我在裡面很好動，他們會信任

¹⁰ 雷震被捕時為 1960 年，楊先生在軍法處的時間則為 1955 年，應是後來聽說。

我，把他們的案子講給我聽，比方說，陳正宸他們，等於是第二次的白色恐怖。這四位老同學，一個叫陳行中，¹¹是國民黨上校團長，另一個是師大數學系學生陳正宸，¹²嘉義高工的學生郭聰輝，¹³成大講師杜誠，¹⁴早期被送到綠島，當時綠島舉辦「一人一事運動」，要求老同學們要配「反共」刺青，如「殺朱拔毛」等口號，這些老同學當時在第四隊，他們就反抗，不願配合，帶頭的幾個被送回來，他們四個跟我同房，後來都被槍斃掉。

之後，因為我的年紀比較小，注意力比較不集中，我會想盡辦法從外面得消息。由於沒有報紙看，只能跟看守溝通，看能不能偷偷買報紙，1955 年的時候，那時薪水才多少，跟看守買一張報紙則要 20 元。由於除了《中央日報》以外都不給看，我們就要求他正版給我們就好，因為正版裡面有國際時事，這件事情是由我負責買，後來我才知道，由我負責買，萬一發生狀況，可能罪比較輕。我認為我不是被利用，我有那個熱忱，只是被抓到會有很嚴重的後果。

有一次我被發覺，但是沒有抓到證據，他們感覺到我有問題，就把我調到 86 房，86 房是小房間，青島東路這邊的房子，是日據時代的房子，下面是磚塊，上面是甘蔗板，86 房旁邊是 88 房，當我們要傳遞東西的時候，因為人不能過去，所以用暗號朝甘蔗板碰碰碰三聲，有個小洞，將小抄遞過去，遞完後，再利用棉花、牙膏塗起來，外表看不出來。

有一次狀況很緊迫，我跑到 84 房，過去的時候被看守發現，就把我吊起來兩個小時。雙手往後折，再把我的手綁吊起來，使我全身都不能動。任顯群的叔叔在 84 房，我在 86 房，當時任顯群的叔叔就幫我求情說「哎呀，這小朋友啦！

¹¹ 1957 年 5 月 3 日執行槍決。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，<http://www.taiwantrc.org/被槍決部份名單.pdf>，引用日期：2014 年 10 月 7 日。

¹² 陳正宸，1928 年生，臺北師範學校學生，原以成為「匪幫預備黨員」，處有期徒刑 5 年，褫奪公權 3 年。後稱其在監時加入「新民主主義革命同志聯合行動委員會」非法組織，判處死刑。1960 年 2 月 6 日執行。政治受難者數位資料庫，<http://www.twgiga.com/web/orang/win.asp?ID=5822>，引用日期：2014 年 10 月 7 日。另口述稿作陳震成。張炎憲等，《風中的哭泣（下）》，頁 484。

¹³ 郭聰輝，因研讀反動書籍，1951 年 1 月被捕，原判有期徒刑 10 年，褫奪公權 7 年。後稱其 1953 年 2 月與陳行中等秘密組織「新民主主義革命同志聯合行動委員會」，改判死刑。1957 年 5 月 3 日執行。政治受難者數位資料庫，<http://www.twgiga.com/web/orang/win.asp?ID=822>，引用日期：2014 年 10 月 7 日；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，<http://www.taiwantrc.org/被槍決部份名單.pdf>，引用日期：2014 年 10 月 7 日。

¹⁴ 杜誠，臺南省立工學院建築工程系助教，因吳聲達案，被判 12 年，後改判死刑，1957 年 5 月 3 日執行槍決。政治受難者數位資料庫，<http://www.twgiga.com/web/orang/win.asp?ID=594>，引用日期：2014 年 10 月 7 日；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，<http://www.taiwantrc.org/被槍決部份名單.pdf>，引用日期：2014 年 10 月 7 日。另口述稿作杜成。張炎憲等，《風中的哭泣（下）》，頁 484。

你不要吊他啦！」

任顯群的叔叔¹⁵就是大陸被中共解放之後，他本來在上海金融界，某一個銀行當經理，當時任顯群的表弟，被共產黨洗腦到很偏激，要「西北大躍進」，去開墾，知道他父親有要跑的動作，要到西北之前，他跟他父親說「人民之母對你很好，祖國對你不錯，不要輕舉妄動，不要走。」任顯群的叔叔，雖然仍當經理，但是以前的享受都沒有，以前國民黨時代作經理，出門都有黃包車坐，現在要走路，又人家說什麼紅五類、黑五類，一直在鬥爭，因此，他待不住就想辦法跑到香港，連絡上他的侄兒任顯群，就想辦法把他接到臺灣。任顯群是浙江人，¹⁶蔣介石同鄉，當時是臺灣省財政廳長，¹⁷不知道是不是幫他隨便安排一個職位，就到臺灣銀行當經理。後來，蔣經國要追唱京戲的顧正秋，顧正秋卻跟任顯群在一起，因為蔣經國被任顯群搶走顧正秋，就想扣他帽子，可能有他的特務機構的密報，蔣經國這個人，就要報復任顯群，因此說任顯群包庇叔叔，兩個人都關，任顯群關 7 年，他叔叔關 10 年。因為他沒有送到綠島，所以這一段，可能很少人知道，我是在西所有跟任顯群的叔叔相處過才知道。

當時，還有一個跟我很好的宋錫璋，¹⁸我們是關在一起。他原本念杭州中學不知道初中 2 年級還是 3 年級，當時正在對日抗戰，抗戰的時候有學生抗日運動，共產黨也在舉辦，他也去參加共產黨青年團，加入抗日遊行。之後大陸淪陷，他的叔叔，到臺灣來當臺灣碱業當廠長還是總工程師，宋錫璋的父親跟他弟弟說，這個侄兒跟你到臺灣來，宋錫璋跟著叔叔到臺灣來，到臺北工專念書，結果跟我一樣，用第七條戴他帽子，後來不知道判幾年，宋錫璋就上訴，他的答辯書說，當初抗戰的時候，大家都說愛國，我不是共產黨員，我是出於愛國心，我參加遊

¹⁵ 任方旭，曾任中華民國時期中國農民銀行南京總行職員，1949 年任共產黨人民銀行杭州分行辦事員，1950 年 8 月至香港，9 月至臺住於任顯群家中，判有期徒刑 10 年，褫奪公權 5 年。政治受難者數位資料庫，<http://www.twgiga.com/web/orang/win.asp?ID=1815>，引用日期：2014 年 10 月 7 日。

¹⁶ 任顯群，因任方旭曾「受匪訓任偽職」而知情不報，判處 7 年。政治受難者數位資料庫，<http://www.twgiga.com/web/orang/win.asp?ID=1814>，引用日期：2014 年 10 月 7 日。相關資料詳閱任治平口述；汪士淳、陳穎撰，《這一生：我的父親任顯群》（臺北：寶瓶文化，2011）。

¹⁷ 1949 年 12 月 21 日吳國楨接掌臺灣省政府主席時，任顯群出任財政廳廳長，1953 年 4 月 15 日因吳國楨辭職而免除廳長職務。任治平，《這一生：我的父親任顯群》，頁 207。

¹⁸ 宋錫璋，被捕 1955 年時為臺灣省立臺北工業專科學校學生。1945 到 1947 就讀杭州市立中學接觸左傾書籍，參加杭州「五二〇學潮」，1948 年來臺，服務於臺灣碱業公司高雄第四廠，向同事唱匪歌、為匪宣傳原判 12 年，後改判死刑，1959 年 3 月 24 日被槍決。政治受難者數位資料庫，<http://www.twgiga.com/web/orang/win.asp?ID=1814>，引用日期：2014 年 10 月 7 日。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，<http://www.taiwantrc.org/被槍決部份名單.pdf>，引用日期：2014 年 10 月 7 日。另口述稿作宋溪章。張炎憲等，《風中的哭泣（下）》，頁 484。

行的目的是抗日，我又沒犯法。由於他不服，提出上訴，國防部的胡判局就不知道用什麼名義，判決他死刑。如果他不上訴，可能只是幾年的事情，結果說他參加共青團，不承認，就槍斃掉。他又是獨子，絕後，所以這個國民黨，並不會讓你減罪，被判的人罪越重，他獎金越多。

移監至安坑

在青島東路五個多月後，我就被送到新店軍人監獄隔壁的安坑監獄，那時軍人監獄有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監，仁監比較恐怖，我在安坑的信監還算好。安坑差不多有 24 個房間，監獄結構跟青島東路不一樣，是鋼筋水泥，裡面有一個木板，木板這邊有一條從新店溪抽水，當做洗手間，洗澡也在這邊，一個房間約有 20 幾個人，我們睡的時候是交叉的，沒有移動空間。不管你以前是怎樣，在裡面幾乎每個人都是沒事就看書，不知道的就由知道的人教。所以有人沒念過書數學都不會，回來的時候，學會微積分了！

我在安坑的時候，警備總部蒲班長正好從西所調到安坑，我之前也是跟他買報紙的，他來這邊，又看到我，他就叫我「小鬼，你也來這邊。」我又繼續延續我的工作，負責買報紙。報紙一樣一份是 20 元，這邊從走道都看得見兩邊房間，看守看到大部分人家睡覺，我睡在旁邊，我錢拿著，棉被蓋著，他報紙丟進來，我馬上蓋起來，錢馬上給他。這份報紙拿到之後，我沒有馬上看，會找房間裡面字寫得最好、最快的人，馬上去抄重點。所以 1950 年代，蘇聯發生狀況，在中東那邊，怕說發生引起大戰，我們都有了解到。抄好之後，我們這個房間看完，就要送到別的房間看，大家腦筋真的很好，就以用完的牙膏，把後面拔起來，紙塞到裡面，就呼喊看守：「班長，我們借牙膏。」

我們同一個房間，還有一個會打小報告的香港僑生叫○○○，我們很早就想教訓他，但是他有學拳擊，所就要找個機會。在放風時候，是兩個房間一起，一個房間 24 人，兩個房間 48 人。放風出來大家在那邊走動，圍牆邊有拿槍的人站著，就趁走動的時候要揍他，因為我年紀最小我也帶頭，就有說「小楊你先。」不是我一個人而已，我一動馬上就有人來。我揍他時，被他打到腫起來，我雖然比較小，但也不認輸，就抓他脖子。後來指導員就叫我過去，他說：「楊田郎，你怎麼打架？」我說「沒有阿！我這邊被他打到，我才抓到他。」那指導員絕對

維護抓耙仔，最後我就被吊三個小時，兩個月不能動，就是林耀金的同案，汪來長餵我吃飯，他就餵我吃，然後幫我用萬金油塗，兩個月才好。

汪來長回來是住在正義北路，汪來長跟林耀金都是司機案，林耀金跟我同一個房間，也是信監 10 號房，林耀金是新莊人，後來他到臺北住。

在監獄裡面家人都會送物資來，有一些僑生，沒有接濟，就利用一些物資給僑生。另外，我們在裡面，有個共識，不管你怎樣，你家裡很有錢，送過來的東西，要平分。我在安坑的時候，那個肉都要切來分，以抽籤分配，只要你打小報告就不給你了，如果你人生病了，就盡量救你。有個故事，吳三連的兒子為吳逸民，¹⁹本來被抓了判 10 年，後來發生第二次白色恐怖，他們的案子槍斃了將近 10 個。吳三連的兒子沒有被槍斃，有一說是吳三連是臺北市長，他的太太，到法庭去求情。吳三連也有到軍人監獄看他兒子，監獄長是個中將就說「吳公子，你爸爸來看你了。」他父親回去之後，就罵了。他父親去的時候都送很多吃的東西去，他全部把他吃了。

綠島生活

在安坑差不多一年多後，就把我送到綠島。要送去的那天，我有印象。大約 12 點半全體集合，他們弄個大卡車，讓我們站在卡車上，上面棚子蓋著，外面看不見裡面的人。我們被兩個人手銬一起，車子從新店安坑、木柵出來，走那時候正好在拆的羅斯福路，送到基隆，到現在說要拆的西三碼頭。當時我們的東西用巾子包起來，背著包巾，走到倉庫，一樣是兩個人銬一起，等登陸艇。跟我銬一起的是蘇憲章，國立師院小學的老師，他是江蘇人，身材好高，跟我一個小鬼銬一起，上登陸艇的時候，他還幫我忙。我們有帶乾糧，上登陸艇時黑漆漆，在艇上肚子餓就吃乾糧。

剛出海域時，就開始下雨，我們在甲板上就只好淋雨。因為跟蘇老師銬在一

¹⁹ 吳逸民，1929 年生，因加入共產黨外圍組織 1952 年被捕，判有期徒刑 10 年，褫奪公權 10 年，因於新店軍人監獄服刑時，發生政治犯向監委投訴監獄種種，而獄方被稱有秘密組織，牽連其中，判刑滿後再感化 3 年，實際感化 1 年 10 月 9 日。2014 年 9 月 22 日因癌症病逝。政治受難者數位資料庫，<http://www.twgiga.com/web/orang/win.asp?ID=10099>，引用日期：2014 年 10 月 10 日。民報「吳三連長子吳逸民 曾坐政治黑牢 13 年」，<http://www.peoplenews.tw/news/4ba33506-dc94-44b3-8661-07a8d35dc047>，引用日期：2014 年 10 月 10 日。關於吳逸民先生可參閱自本團隊計畫〈吳逸民先生訪問紀錄〉。

起，如果要去洗手間，要跟阿兵哥班長報告，說我們要去洗手間，會解開讓你去上廁所。我比較聰明，跟他說我要去洗手間，他把我解開後，等於是手銬是銬在蘇老師手上，我去洗手間回來，只是手靠過去，沒有真正銬，等到早上我才銬著。那天下午差不多 4 點左右出發，隔天早上快 10 點才到綠島中寮，因為中寮無法停登陸艇，再用小漁船把你接上岸。當時兩個人銬在一起，在海上會怕，我就說你手銬不解開的話，萬一掉到海裡怎麼辦，所以手銬就解開來。

我到綠島那一年是 1957 年，他們那以前有人 1951 年就去了。到綠島那天因為下雨，淋得整身都水，大家在監獄裡面沒有曬太陽，大家臉色都慘白，老百姓都圍在哪邊看，因為我比較年輕，所以臉色慘白比較明顯，老百姓大概都有看到我，對我有印象。因為我們剛到的，沒灶可以煮飯，別的隊要負責燒飯給我們吃，我記得我在小解的時候，突然間暈倒，找醫官來看，打了一針，說流行性感冒，後來病好了，就派我到外面當公差，老百姓都會問我你現在幾歲？情況如何？我都會說給他們聽，老百姓都會同情我，別人買不到菜，我買得到菜。

我本來是在第 3 大隊第 10 隊，後來有韓戰時被抓的俘虜隊。編隊就增編，我被編第 2 大隊第 7 隊。全部一共有 3 個大隊，裡面老同學大家都很好。但是，在臺灣監獄時，有些老同學比較先入為主，他說你去綠島的時候絕對不能運動，那裡運動的人都是作抓耙仔，有些演戲的也是抓耙仔，我到了綠島才覺得其實不一定。我本來就很喜歡運動，我什麼運動都可以玩，但是因為有先講說那邊運動的人都打小報告，我就不敢動，只能坐在那邊看他們比賽。裡面運動的人，有一個是王荊樹，以前是基隆市醫院的婦產科醫生，還有一個臺南蔡堃輝，他們兩個桌球都打得很好，人也很好。因為王荊樹年紀比較年長，想說怎麼一個年輕人坐在那邊看，可能我也是有人緣，他們兩個就跟我聊天，我就覺得跟之前臺灣監獄講綠島的情況，根本不是這一回事，想法就改變，往後我就跟他們感情很好。

在綠島 5 年多，新生訓導處有分生產班和勞動班。我在勞動班，後來我是第 2 班班長，班長有分好幾種，我這種是調皮班長，有的是乖乖牌班長。我的工作負責買菜，跟老百姓接觸都是我在接觸，歐巴桑對我印象好，比較容易買到菜，那個時候買菜不好買，你有錢不一定買到東西。

有時候老百姓在海上抓到魚，活魚會自己跳到船上，我去採買魚的時候，老百姓有時叫我的外號うし（牛）說「うし，這條魚給你。」我跟老百姓推遲說，你可以拿回去吃。我們副隊長說「楊田郎，收回去，我們到廚房，燒來我們幾個

吃。」我去買菜時，老百姓也會拿當時鄉下用來撈水的蒲瓜，就用來裝燒好的魚給我吃，我在吃的時候，我們副隊長就遠處叫我「楊田郎、楊田郎」害我瞬間燙到，都燙到皮都脫，趕緊回答「我在這裡，我在這裡。」就是因為老百姓都會燒給我吃，魚吃很多，所以我可能在那邊體質調的很好，回來很少生病。以前臺灣這邊龍蝦也很少，綠島有管制，龍蝦抓到不能往臺灣賣，但我們在綠島都有龍蝦吃，慶生會時6個人一桌，一桌就有一條龍蝦。回想起來，在綠島的生活是很多采多姿。

在勞動班的時候，一天行程是，如果上山去砍材，中午就上政治教育，政治教育有《三民主義》、《領袖言行》、《蘇俄在中國》、《恩格斯批判》、《馬克思批判》。春秋兩季就在大操場會考，分初級班、中級班、高級班，管理者大部分都喜歡成績好一點，如果作弊，也會爭一隻眼閉一隻眼，偷看沒關係，只要成績好就好，這是一種騙人的動作。

我要回來前三個月，我被調到生產班。到了終於可以回來的時候，我們政治幹事指導員開會，確定不給我回來，要把我送到小琉球，那個時候正好我們喬隊長，很強勢，一直堅持要給我回來，所以他壓倒他們政工的，我才回來，黃國良還說「田郎，我不能回來呢！」我現在開玩笑講，我也後悔，就這樣回來，如果我到小琉球，可以多領一點錢，一天5000塊呢！

在綠島，大家很團結，只有一個信念，等到可以離開綠島的那一天。坦白講，我們都抱著不確定能不能回去，都怕被用機關槍斃命，我記得我看了小說《西線無戰事》，描寫納粹希特勒如何殺猶太人，大家看了就會怕，幾乎都抱著過一天算一天的心態。我也是反正盡量去學、盡量去過每一天。我也覺得過得很快樂，最後，終於期滿，1962年4月23日，我離開了綠島。²⁰

綠島的老同學

我們這些老同學真的很厲害，多才多藝，有演戲、交響樂都有。演戲的時候，不管演歌仔戲、話劇，衣服自己做，布景自己畫。有兩個兄弟，許省五、許省六，被抓之前是畫招牌的，在綠島演歌仔戲布景都他們做的。裡面曾演一齣戲叫「養

²⁰ 執行期滿日為1962年4月20日。國防部軍務局51年4月4日(51)詮誨第408號「叛亂犯楊田郎一名奉准結訓請填發開釋證明書由」附件軍法處執行書。

女湖」，那個時候大家同情弱勢，就是戲中主角是養女，命運多舛。「養女湖」主題曲也很好聽，「湖水照山嶺……受苦何時停，養女呀養女，平平是咱的子，為何這苦命，為何這苦命。」這些戲劇的水準都滿好的，「養女湖」的男主角，找了林正忠，他曾到日本留學，日本曾經訓練要他當奧林匹克短跑選手，高雄人都叫他 machi-e。他的同案叫謝秉乾，是打排球的，他們兩個排球都打的很好，謝秉乾現在有在帶高雄市排球代表隊。

晚上則有演奏交響樂，警備總部去視察的時候，就是由同學們的樂隊來演奏。林義旭是演奏 piano；臺中的張晃昇，²¹念臺中師範，也是鋼琴；蘇友鵬演奏小提琴；楊國宇也是小提琴；衛德全是黑笛（おクラリ）；高鈺鐺也演奏黑笛。

高鈺鐺是後來才當醫生，他已經過世了，曾經跟施明德關在一起，無期徒刑早期在綠島當醫生有岡山外科的林恩魁，他有兩個女兒，林醫師在裡面也是外科；蘇友鵬是耳鼻喉科；王荊樹是婦產科；呂水閣是內科；眼科是胡鑫麟；皮膚科胡寶珍。胡寶珍是臺大的，他們臺大抓走很多人，像是顏世鴻是醫學院三年級被抓，如果他再念一年就沒事，但是三年級回來後，要從大四開始念起。顏世鴻剛開業當醫生的時候，都看一些窮人，也不會拿很多錢，就有人來攻擊他，說他怎麼可以這樣，但他算是照顧窮人。

每天幾乎吃飽之後，跟老同學們，在操場那邊聊天，把想法講給互相聽。以前我們在遞報，雖然我沒讀什麼書，我遞報我也寫打油詩，分隊長就說「楊田郎雖然年輕且有智慧，但每次寫日記都流水帳。」他說了也不甩他。楊達在我隔壁，他一個老人家很矮，他的文筆很好，他在沙灘，腳綁東西，跑 5000 公尺馬拉松。他的大兒子叫楊資崩，次子楊建之所生的次女為楊翠，後嫁給魏貽君，生有一子魏揚，就是太陽花學運的學生領袖之一。還有胡乃元的爸爸，胡鑫麟博士，他是眼科主任，他們醫學院要抓的時候，我聽人家講說，胡博士要去倫敦開會，在機場被抓起來。²²所以說，早期大部分被抓去的人我有接觸的，同年齡的很多，之前一些是真正有組織，但也有對現實不滿，其實我們都沒什麼，只是對現實不滿，而他們真的水準很高，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。

在我被關的七年多，我所認識的這些老同學真是有夠好，也很有水準。我覺

²¹ 原稱張晃西，應為張晃昇。

²² 胡鑫麟是於 1950 年 5 月 13 日下午在臺大醫院院長室與許強、蘇友鵬、胡寶珍等醫師一起遭特務押送到保密局南所。藍博洲，〈蘇友鵬醫師（下）〉，《傳記文學》，第 78 卷第 5 期=總第 468 期（2001 年 5 月 1 日），頁 127。

得在裡面那七年時間並沒有白浪費，雖然在文字方面可能學不多，可是在社會學方面，算是老道，回來的時候，十分能吃苦，我在社會上多窮多艱苦，我被人家怎麼欺負都沒關係，我還是有意志可以站起來，就是在裡面學習到的。

回家前的任務

1962年4月23日我就離開綠島，回來臺灣。當時我有很多任務要做，所以沒有直接回新竹。當時有老同學被裡面關的，要辦交保等很多複雜的事情，都要傳遞給家裡，所以我就有很多任務。

回到臺灣的第一站，是高雄。因為綠島衛生所前主任陳照隆，他媽媽很照顧我，當時他爸爸在高雄徐外科開刀動手術，因為人家有情於我，所以我必須要去看她。我先去找同在高雄王荊樹醫生，他當時在高雄很有名的蔡外科當副院長。到高雄後，我和臺中的蔡茂宏，要去王荊樹他家，因為不知道路，坐著三輪車，皮膚黑黑的，好像高山族一樣，一手拿一盆蘭花，一手拿一只トランク（皮箱），因為那個時候很窮，トランク裡面只有一件衣服。到王醫生家時，他太太抱一個小孩，知道我從綠島回來，那個年代大家都會怕，馬上叫我們進去，怕人家知道我們綠島回來的，然後就聯絡她老公。當時沒有摩托車，王醫生有一部有名的富士霸王牌腳踏車，王醫師騎著腳踏車回來，腳踏車放好後，第一句他說「田郎（たろう）」，然後拿手給我聞。因為他開刀，用那個石碳酸去洗手，手上有藥的味道，說「我剛開刀完回來，叫ていしょく（定食）給你們吃好嗎？」我說好啊，他就叫日本套餐給我們吃，我跟蔡茂宏就暫借住他家。吃完後，我說「王 giri，我問你徐外科在哪裡？」他就畫個圖給我，他說徐外科在這裡，我跟他借腳踏車，他說「你不要走反方向，到碼頭那邊會很嚴，會要查身分證，你沒有身分證會被抓。」之後，我去徐外科，我去探望她，她已經開刀好了，我那個時候窮的要命，也沒有買東西去看她，看完之後，我就回來。隔天，我就要離開，王醫師說「田郎（たろう），你再多住幾天！」但我不行多停，馬上到臺南，找一個戴振翹老師。

戴老師之前是念臺大醫學院，他父親是醫生，戴老師很天才！顏世鴻也知道，戴老師跟顏世鴻在綠島是兩個怪才、天才，腦筋很好。顏世鴻看書一目三行，一本書很快就看完了。戴振翹比較早回來，有一個同學叫我去找他，戴老師看到我，說「田郎（たろう），帶你去赤崁樓走一走！」又請我吃飯，戴老師倒了一杯生

啤酒給我喝，因為我不會喝酒，我說「戴老師，我不喝酒。」生啤酒就他自己喝掉，他又切一塊西瓜給我吃，我就將人家托給我的話跟他講之後，又跑到臺南縣的山上鄉，找成大的張朝松家。

張朝松是鄉下人，他媽媽在種田，他哥哥是小學老師，我就跟他講說我是誰，朝松拜託我來，我跟朝松同隊，將朝松的事情交代完之後，我再到車站，山上鄉車子很難坐，扣扣顛，路上都石頭粒，很顛簸。等到我真正回到新竹家裡，已經是早上四點多。那個時候我還沒結婚，我也不知道我家長怎樣，我爸爸的房子已經賣掉，跟人家租地方，雖然有寫信給我，但我不知道長怎樣，到了時候才發現，是以前歌仔戲戲院的戲臺，我家租來當住家。曾經有一些綠島的老同學回來，到我家裡看，也沒有告訴我，包括我結婚的時候，我還是住這裡。後來是我回來之後，慢慢做生意，慢慢賺錢，買在老家附近的花園街。

重新生活

新竹等於是已經離開7年，回來之後感覺到很陌生，畢竟已經離開很久，整個家境變得這麼厲害。我還怕家裡的人，把我當是壞孩子，但是親戚大家都很好，我就覺得放心。我不喜歡講長輩怎樣，回來時，家境確實很不好，有負債，連租房都有問題，那時候我弟弟念國中，我跟我弟弟差不多差9歲，他的學費就是我姑媽出的，當時我姑媽說「田郎，秋榮交給你。」我剛回來沒有工作，我也沒有辦法幫我弟弟。

回來之後，就向警察局報到，管區每天都來找麻煩，找到我沒辦法，就曾經跟管區不客氣說過一句話「常年累月來找我們這種守規的，我都在家裡，也沒有亂跑啊！」說一句坦白話，我什麼都沒有，什麼都不懂，沒有學歷、錢財，整個人很絕望！要怎麼活下去，真的不知道！

因為還沒找到工作，我靠我媽媽洗衣服養我，我在綠島三點、四點就吃晚餐，約到四點我就跟媽媽，「かあ，我現在在綠島已經在吃飯了。」她說「你現在還在懷念那裏喔！」真的已經每到四點鐘，就會想到，在綠島的作息。後來現實環境逼我，沒有辦法，一定要去做工。

我到日光燈當臨時工，當時日光燈外銷越南，做臨時工很可憐，沒有交通工具，我去找一個姓曾的歐吉桑，他看到我說「田郎啊！你何時回來？」我告訴他

我回來多久，還跟他借(chia)一臺車，那個時候腳踏車很貴，以前薪水一個月才幾百塊，那臺光明牌的腳踏車要1,500元。我那個時候一個月才賺兩三百，他還是借我那臺1,500元的車！我就去日光燈做，做半個月，我晚上加班，有給吃一碗綠豆湯。後來，人家就說安全因素，不請我，把我趕出來，但有把薪水給我，²³我又沒有頭路了。

那臺光明車後來還拿去抵債還錢。因為給人家借錢，因為我哥哥生病，媽媽跟人家借錢。我被抓走的期間，我兩個哥哥都死掉。(楊太太：以前腰子病沒藥醫。)人家來要債，我媽媽不讓我知道，但我看到她在哭，我只好問我弟弟，我弟弟告訴我，阿桑來這裡的原因，我叫我弟弟騎車載我去，阿桑看到我，問我「你不是惜仔他兒子，你回來多久？」我回答她我回來多久，並問「歐巴桑你剛去我家是怎樣？」他說沒啦！你老母跟我借多少錢等等。我說多少錢？他說三千多元。那個時候三千也是大元，我只好跟歐巴桑說，我這臺車有1,500元，我跟那個歐伊桑買這臺車，1,500元車子給你抵債，歐巴桑在賣豆腐應該用的到，歐巴桑人也不錯，還幫打折，1,500元抵債完還剩600多元。腳踏車給她後，我跟我弟弟走路回家，回家，媽媽就問說「田郎，你那臺車呢？」我說朋友借走了，經過3天我才跟他講，腳踏車還債了。

剛回來的時候，真的很艱苦，我們老同學都知道我的狀況，因為他們常來。鄭鴻源當市長時候，²⁴因為我喜歡打棒球，在新竹市體育場這邊，同年的小朋友要一起打棒球，找不到人，我叫寫過少年航空隊的黃華昌來當捕手，²⁵黃華昌，陳水泉當投手，²⁶三個綠島的回來的人，跟他們湊一隊一起打棒球。結束之後，他們來我家看就知道，真的很窮，連開水都沒有辦法喝，我窮到這種地步，我還是腳踏實地，逐漸地，我把媽媽的債務還掉。以前有一個叫我媽叫勉孀的○○，他說我媽欠他三千，他告訴我五千塊。後來我做生意，也無條件還他五千。我媽問我，○○跟你拿多少？我說五千，我媽說我就沒欠他那麼多，我說沒關係，過去就算了。我做到這樣，說真的，我這麼苦、這麼窮也不怕人家知道，是整個經過要踏實去做，才是重點，人帶不走的，不要計較。

²³ 前口述稿作至臺灣日光燈工作，安全室打給人事室鍾春福主任，再由鍾主任通知楊先生父親，說「安全室不要你小孩。」張炎憲等，《風中的哭泣(下)》，頁489。

²⁴ 鄭鴻源任新竹市長為1960-1964年。

²⁵ 黃華昌，《叛逆的天空—黃華昌回憶錄》(臺北：前衛，2004)。楊先生口述：「黃華昌這本書是用日文寫，吳水燈、盧兆麟、陳英泰翻譯，裡面翻譯的人我都請他們簽名在這本書。」

²⁶ 參見張炎憲等，〈陳水泉訪問記錄〉，《風中的哭泣(下)》，頁332-349。

為了生活，我又去當水泥工，同樣是當水泥工的小姐能挑 24 塊磚頭，我只能挑 12 塊，挑的時候是用竹製扁擔，扁擔雖然力量夠，但會晃，但因為以前沒有做過，所以肩膀會痛。讓我工作的老闆是一個老同學的弟弟，那個時候沒有汽車，老闆騎摩托車，有一次，老闆正好要放摩托車，因為肩膀很痛，痛到受不了，扁擔跟磚塊就從二樓掉下來，差點砸到老闆，還好他有閃掉，他抬頭一看，是我抓著竹竿，他就說「田郎，你有沒有怎樣？」之後就，叫我不挑，改去挖水泥，但那個比挑石頭還累。現在拌水泥膏都是用機器自動攪拌，以前是一擔沙、一擔石頭、一擔水泥混合，人工攪拌，兩位師傅抹水泥，一個人攪拌之外，還要挖給他們，我作這個常來不及挖，最後沒有辦法做，改去幫卡車當捆工。²⁷

那個時候卡車較小，一個卡車有 7 噸，我幫忙扛地瓜簽、地瓜絲。那時剛好遇到八七水災，²⁸地瓜要從新竹賣到彰化，老捆工吃我是新苦工，他在上面弄給我在下面扛，起初 1 噸、2 噸、3 噸、4 噸還好，到第 5 噸就越來越吃力。旁邊有個太太，是彰化人，她人很好，因為看我年輕，她就說年輕人，我看你就不是做這種工作的人。我只好騙她說我家裡做生意失敗，沒辦法，只好來做這個。當時我身上一塊元都沒，以前司機很大，吃飯都要看司機，司機如果沒有給你吃喝，就沒有辦法。我扛到很口渴，沒有錢買冰，剛剛那位太太很好心，就說「年輕人你會口渴嗎？」我說會喔，她就用碗頭倒水壺的水給我，我一口氣喝了 3、4 碗滾水，再回去繼續扛，最後終於 7 噸扛好了，回來太累，睡倒不省人事。有一次，司機說要去基隆載鐵板，我就跟去，要倒車要指揮，我又不會指揮，我說來來來來，等到來的時候，碰！撞到了，就被司機罵，但是那位司機對我很好，都是這裡的人，他雖然很不高興，但不高興歸不高興，只是罵一罵，也沒有對我怎樣。後來我是自己沒有去。

²⁷ 捆工的工作為施儒珍的舅舅陳秋貴之通利貨運公司，前口述稿亦提到陳秋貴因為施儒珍案，知情不報被判 3 年，因為了解楊先生經過，而讓楊先生工作，人很好，若沒到工，還是照發薪水。張炎憲等，《風中的哭泣（下）》，頁 489-490。

²⁸ 發生於 1959 年 8 月 7 日的八七水災，由於颱風挾帶驚人的豪雨，造成極為慘重的損害紀錄。7 日上午 9 時艾倫颱風在日本西南部海面向臺灣移動，晚上 9 時傾盆大雨從天空而下，雨量既多且急，直到 8 日上午止，根據警務處發表的災情統計數字，災民總共有 247,984 人，死亡 643 人，失蹤 520 人，受傷 984 人；房屋全倒 28,311 棟，半倒 12,641 棟，堤防沖毀 36,416 公尺，農田沖毀 77,629 甲，魚塢沖毀 586 甲，橋樑沖毀 410 座。社會各界捐助二千多萬元。總統蔣介石頒布緊急處分令，變更稅法及各級政府預算，限制國民消費，自 9 月 1 日起，各項稅課、電力、電信費及鐵路、公路票價，均附徵水災復興建設捐。行政院通過災區各項重建工作實施綱領，編列二十億餘元預算來重建災區。德仁，〈八七水災的回憶〉，《中央月刊》，第 9 卷第 10 期（1977 年 8 月 1 日），頁 106-108。

後來，許省五帶我去臺北萬隆，找白兵衛先生，²⁹他也是我們的老同學，白先生有個養雞場，我去挑雞糞。早上六點多，要載雞蛋到公館，臺大羅斯福路附近的豆漿店，因為不是辦法，後來我又回新竹，之後才到臺北醫學院。

臺北醫學院的工作

有一天，父親帶我到漢口街，找北醫董事長胡水旺，董事長胡水旺跟我爸爸是很好，他知道我被抓的經過，他看到我爸爸帶我來，用日本話說「你（li）息子（むすこ），息子返いた，返回多久了？」父親回答他，他又問「你現在做啥？」父親說沒頭路，胡董事長沒第二句話，馬上叫董事會邱思敏秘書「邱先生等一下回去學校，把他帶到學校。」就把我帶到北醫，我就在北醫工作。我沒什麼學歷又什麼都不會，但北醫還是馬上打薪水給我，沒有名目的工作，一個月卻有 1,050 元，混日子混了一個多月。因為我會打球，又會一點點日文，就跟醫科王耀東主任聊天，還在那邊丟接棒球，後來體育組林春生主任跟事務薛組長經過，薛組長說這是楊田郎，董事長叫來的，不知道要做什麼，只能編在事務組，那個時候正好體育組需要有人管理運動器材，我就去管理器材，學生借球就以學生證跟我辦。運動方面，球類我都會，籃球我不打，因為我偷雞摸狗，籃球不能作弊，一定不行，橄欖球、足球我不打，我打排球、棒球、桌球、田徑等，後來是游泳比較專。

當時，林主任不知道我的事情，跟我說「田郎（たろう）」，你這裡做薪水少，不會去開計程車？」「我又不會開車。」我回答。就這樣，開始了我在臺北醫學院約兩三年的生活。董事長雖然知道我的經過，但他會怕，所以有交代駐衛校警蘇先生，新竹人，董事長用日語跟蘇先生講，我有聽懂，交待他特別注意我的行動。而每個禮拜，三張犁派出所一個管區董先生，會到體育組來找我，叫我的名字，我就出來，他看到我的人就沒事回去。林主任雖然一直要提拔我、升遷我，都被安全人員、憲兵隊退下來，雖然我是董事長叫過去，但要升遷時還是被壓下來。主任就跟我說「田郎，你入國民黨，我也是入國民黨，我以前有跟老蔣吃過早餐。」意思引誘我，加入有好處，要升官也比較有可能，我說我對這個沒有興趣，因為禮拜六要開會，所以我沒興趣，以此婉拒。³⁰

²⁹ 另口述稿作白炳衛。張炎憲等，《風中的哭泣（下）》，頁 490。

³⁰ 有關在北醫參加蔣介石與嚴家淦就職大典經驗，詳見張炎憲等，《風中的哭泣（下）》，頁

因為我的個性很容易跟人家打成一片，北醫的人都知道我是綠島回來的，他們不會怕我，都還是對我很好。像是董事長，還有陳定堯、黃德修教授等，陳定堯是很有名的病理教授。第一屆、第二屆、第三屆的學生，差不多我都認識，長庚李政輝、皮膚科官裕宗，早期王永慶從榮總把他調過來，他們都是北醫的學生，那個年代他們都對我不錯。

前面提到的顏世鴻，被抓的時候正在念臺大醫學院，關 12 年完後，又送到小琉球一年半。回來的時候要做什麼，他是文人，只有再回去念書，他人很好，腦筋很好，到北醫繼續完成他的學業。³¹北醫是學店，學費需要 12 萬，12 萬都不見得進去，但當時的教授，徐千田，王耀東都是臺大的，知道顏世鴻的狀況，就叫他去，當時我也還在北醫。早期顏世鴻念臺大的時候，醫科沒有共同學門、沒有三民主義、軍訓，什麼都沒有，現在他來插大學，雖然繳了 12 萬，但要補修的課太多了，他沒有時間選軍訓等課程。有一次我在體育組，跟教有機的黃蔭樺教授下圍棋，黃蔭樺是清大有機的教授，他哥哥黃蔭榕是郭婉容的大學同學，黃蔭榕也是被抓去關。我說「黃教授，我拜託你一件事。」他說「楊田郎，什麼事情？」我說，這顏世鴻跟你哥哥很好，跟我、你哥哥一樣，去綠島回來，要來上課，他一些課如三民主義、軍訓、英語等沒有，這樣讀下去，無法選課。黃教授跟我說「楊田郎，你叫他選課，不要來，我不點名，參加考試就好。」顏世鴻就過去了。我也跟顏世鴻建議，軍訓選夜間部，他就走這條路，提早一年畢業，後來他說「田郎，一定要讓我請客。」我還沒有讓他請到。這是我在北醫的日子。後來因為結婚，就另謀他途。

兒時玩伴——鄭宏郎

鄭宏郎現在是新竹城隍廟的主任委員，我小時候最好最好的朋友。他父親是鄭鴻源，新竹望族，念東京帝大，為岸信介的同學，還當過新竹市市長。我被抓的時候，我的同學們都以為我去外面讀書，鄭宏郎當時念建中。在建中的時候，

490-491。

³¹ 1964 年 8 月考臺大醫學院五年制（預定錄取 30 名），考第 14 名，未能入學；9 月考取臺北醫學院，就讀六年制的四年級。顏世鴻，《青島東路三號》（臺北市：啟動文化，2012 年 7 月），頁 342、451。

曾經做過中國學生報英文版的總編輯，³²後來唸臺大外文系，他寫信給我的時候，我是建議他唸醫科，他回信給我說：楊田郎，你這是臺灣人的觀念。他說他喜歡西洋的戲曲，所以選外文系。我記得我回來的時候，他還為了逃避兵役，故意當掉一年。剛回來我到新生南路，他租房子的地點去找他，遞個條子放地上寫著「鄭宏郎，我是楊田郎，我回來了。」後來，我又去找他，他帶著我去吃飯，在北門城門那邊，剛關回來，看到臺北車多怕，怕被輾到，看到車我用跑的，他拉著我說「楊田郎，不用怕啦！楊田郎，不要跑，沒有關係。」於是，我們再次聯絡上，當時他在臺大外文系時，他的女朋友叫林美惠，念新竹女中，後來念師大音樂系。初中時候他們原本就在一起，後來斷掉，大學的時候，透過一個尼姑又在一起了，之後就結婚。

結婚與離開北醫

我會跟我太太認識是人家介紹的，之前她並不知道我的過去。我要結婚的時候，也還住在租來的戲臺那裡，我們一個同學就說我娶老婆怎麼會住這種房子，我跟我媽媽講，如果對方怕的話，我就不結婚。訂婚之後，我們去南部旅行，找一些老同學，我太太才問我，我才告訴她。我太太也告訴我舅舅的事情，³³他的舅舅郭鐘誼是臺南縣督學，因為白色恐怖被判死刑，³⁴郭鐘誼的兒子為郭晏生，前臺中市市議會議長。

結婚的時候，我還在北醫，只邀林主任，跟董大成的弟弟董一致教授，以前臺大醫學院的教授等幾個人。宴客完回去臺北上班時，黃德修教授在峨嵋街碰到我，從背後打我說「田郎（たろう），你結婚怎麼沒有請我？！」我說黃教授，我婚禮辦得簡單啦！我這個人什麼都不懂，他們是教授，還是對我很好。結婚後，北醫的待遇養老婆會養不飽，鄭宏郎就打電話來：「楊田郎，你結婚沒？」我說「我結婚了。」「那你太太有沒有和你上臺北。」我說「沒有。」他說「那你怎麼沒有帶上來。」我說「我養不飽。」他說「你太太幹嘛？」我說「打毛衣。」

³² 前口述稿亦為建中時候為英文中國學生報總編輯，然據建中校友何可記載為鄭宏郎為大學時代主編中國學生報英文版，並寫英文社論。張炎憲等，《風中的哭泣（下）》，頁 492；何可，〈青澀時—紅樓六年瑣憶〉，《建中校友》38（臺北：建中校友會，2009.12），頁 34-35。

³³ 補充自張炎憲等，《風中的哭泣（下）》，頁 491。

³⁴ 參見李宜鋒主編，〈郭鐘誼家屬郭先生（郭晏生）先生訪問紀錄〉，《臺灣地區戒嚴時期五〇年代政治案件史料彙編（四）》（南投：臺灣省文獻會，1998）。

他說「那你叫他過來做領班。」我說「好。」我就回到新竹，帶我太太過去。他在松江路，我去的時候，他要讓我太太作領班，但我太太的個性，他寧願當女工。後來，我跟鄭宏郎講「我在三張犁吳興街，你這在新莊，那我怎麼辦？」鄭宏郎講一句話，「楊田郎，那你過來麻！我這裡有好機會啊！」我說「好，我過去。」我就過去三鐘紡織廠。

當時北醫 5 號領薪水，我 6 號決定要走，領了薪水後，我跟我們林主任講說「林主任，我想要離開這裡。」他說「頭路作好好，怎樣要離開這裡？」我說「我養老婆養不飽，現在有個機會啊！」我很坦白，我要把薪水退回給主任，林主任講「田郎，我不能幫忙你，已經很那個了，沒關係。」他就叫一個廖助教，他說「廖先生，田郎這個你把他辦離校辦一辦，這個月你幫他代理。」就這樣，我就薪水不要還，離開北醫到工廠。

三鐘紡織廠

鄭宏郎丈人是林山鐘，後來東華合纖、臺菱紡織的董事長。現在鄭宏郎叫我過去他們的三鐘紡織廠，到工廠之前，我就想過可能會有狀況發生，因為之前在北醫有董事長扛，我並不怕，現在要重新適應環境，我會怕，所以問：「鄭宏郎，我若去你丈人那裏，我要怎麼辦？警察一通電話，我就會沒有工作？」他說「楊田郎，沒有關係，我丈母娘的侄兒周賢農，³⁵我姑丈知道你不是壞人。」他們叫丈人跟丈母娘為阿姑、姑丈，周賢農說是新竹中學被抓，被關十年，現在住天母。聽到鄭宏郎這樣說，我就過去了。

我在工廠待了兩年多，辦總務兼採購，這期間，泰山派出所管區的經常打電話來，廠內會計蔡小姐，就說楊先生，管區要找你，我回答「我管他要找我！」因為董事長讓我當靠山，我就不怕他。管區的警察張先生，是個外省仔，來工廠找我，因為我沒異動戶口，他說「你是楊田郎是嗎？」我說「是。」我辦公室在外面，我們要穿脫鞋，我一下穿著就出來，問有什麼事情，他說「你是楊田郎是嗎？」我說「有！」他第一句話：「你給我搬走。」我說「你憑什麼叫我搬走？」他說「我不了解你。」我回答：「你要了解我很簡單，你擺個桌子，我坐在你旁邊，我跟你領薪水，你就了解。」他就惱羞成怒：「你明天到派出所來，我罰你

³⁵ 張炎憲等，《風中的哭泣（下）》，頁 492。

再講！」我也不客氣，我想我也吃定他了，頂多被關了，我被關過了也不怕你。因為他叫我明天去，我就問他「明天幾點？」他回答：「兩點半。」我說：「好，兩點半準時喔！」我們總務跟廠長說「楊さん，不好啦，小心一點。」³⁶

隔天，我騎摩托車去輔大對面的派出所，我們的工廠在丹鳳，到了派出所，他們主管在裡面，我跟他們主管自我介紹說：「先生貴姓？」他說他姓張，我說：「丹鳳的管區在不在？」他說：「不在，你有什麼事情？」我就表明來意，我說他昨天來找我，對我如何，我說我們這工作很難找，我用警備總部處長來凹他，我說「我們處長唐湯銘少將，告訴我們，如果我們有問題，到羅斯福路找輔導室，找輔導我們的人。」他們那個主管聽到這句話，趕緊告訴我「你不要理他，他是老粗。」後來我就吃定他，他如果要查我，我就不理他。真的，不要怕他，你怕他就麻煩了，我們同樣從綠島回來的一個廖得陳，一個李訓旦，同樣都在丹鳳，被他載到派出所要罰錢。我才不用他，他也不敢對我怎樣，因為我們本來就不是真的有犯罪。在三鐘，鄭宏郎他們確實對我很好的，但是因為我父親生病，我就回來新竹。

管區來敲門

結婚之後，那時還在北醫工作，我住在三重，1968、1969 年左右，那一陣子，很恐怖啊！我太太剛嫁來真可憐，有天中午我沒有回家，警察也來敲門或按電鈴，她自己在家的，我叫她不要怕，但她還是很害怕。（楊太太：警察自己打開門，嚇到我！）後來不論搬到那裡，新竹也一樣，幾乎每個禮拜，管區常常下午就來我家等，在門那邊坐，等我回來，我太太說他們都等到很晚，我沒回家，才自己離開。他們還跟我太太說，還真節儉，回來還買房子，我還想說我們都是辛苦賺來，又不是搶來的。

記得我們住在新莊丹鳳，跟二房東租個小房間睡覺，那裡整排很多間房子都是跟二房東租，大部分都是三陽電氣跟 suzuki 的工人。有一天，早上三點半，有人來敲鐵門，碰碰碰碰！整排五間的人都被吵起來。那個時候沒有高速公路，蔣介石要到角版山的時候，會經過我們那裡。大家被吵起來，我們二房東，鐵門開起來，門口一共 6 個人，2 個憲兵、2 個警察、2 個便衣，叫我名字，我還沒睡

³⁶ 另口述稿記總務課長謝鴻明，相關記事參考張炎憲等，《風中的哭泣（下）》，頁 493。

醒的走出來，他說：「你是楊田郎啊？身分證給我看一下。」看完，他竟說「好，睡覺！」就這樣走了。本來大家都不知道我的事情，隔天，整條街都知道這附近有住這一個人。（楊太太：我們那邊住很多個，都從哪邊回來的。）結果，這事情鬧完，大家反而變得對我很好，很尊重我，對我很客氣。

回去新竹之後，1979年，美麗島事件發生，隔天早上，我們的管區來問我們股東魏先生，楊先生有沒有去高雄？他說沒有。所以民進黨要剛開始的時候，康寧祥在臺北雙連找我們老同學，我們老同學坦白跟他講，你們絕對不能跟我們有掛勾，真的也是沒有掛勾，有掛勾都槍斃掉，會很嚴重，你走你們的路，你不能跟我們一起。

1983年1月2日發生湖口雙衛兵命案，³⁷管區竟然也來調查我，問我有沒有開車送貨從湖口過去，我說我有傻到去殺衛兵嗎？我在黑名單到這種程度，我太太都知道這些事情。但是我的態度是我坦白，所以我不怕，因為我個性的關係，最多就是再關我，我在外面的生活也不是很好，吃飯吃不飽，我在裡面反而吃很好。

回到新竹

因為父親生病，我弟弟又要去當兵的時候，我就把三鐘的工作辭掉回來新竹市。當時我太太最擔心，因為我們沒有房子，1970年前後，租房子要600元，我一個月薪水才1,000多元，要怎麼過活？我跟我太太說一句話：「我不是懶惰的人，你不用煩惱。」當時，我一個朋友高乾清，也是從綠島回來，他在做燈泡的，現在在臺北市萬華，他問我田郎（たろう），你感覺怎樣？月薪1,200元，租房子要600元，你說要怎麼生活。後來我跟我太太講，我們在臺北這一陣子，省吃儉用存7萬元，可以補貼，回來新竹，我會認真工作，不會餓死。當時要去找工作，因為我們背景，人家還不一定要我們，我回來先做燈泡，做得很賺錢，現金也有60、70萬，我太太叫我買房子，我說不要，我太太罵我我也不要，我說共產黨來都充公，後來我跟朋友弄一個小型化工廠，燈泡的錢全部垮掉，欠了很多錢。那個時候，有錢人比較多，但是我沒錢，我1971年欠200多萬，最後還人

³⁷ 〈殺警奪槍集團傳有長槍 焦點又轉·「雙衛兵」命案〉，《聯合報》05版，1986年5月16日。資料來源，聯合知識庫。

500 多萬還掉，才又去租工廠來工作。

因為欠錢，三點半一到就會怕銀行來催錢，但是後來還是很努力，一分一毛地還給人家，我太太跟我一起很可憐、很不容易。有的人是很窮不敢講，但我窮無所謂，我很清白。我做生意的過程，曾經虧很多錢，老同學都有借我錢，我利息照付，認真做事，把錢全部還掉。老同學他們對我很好，我們都會互相照顧。

比方說，後來我做化工原料，本來兩刷是跟日本買，我想說這個東西我可以做，張燦生是我的貴人，他幫忙工廠所要使用的機器。張燦生帶一個日本人來我工廠，工廠裡面很亂、很髒，我叫他跟日本人講不好意思我沒有椅子給他坐，他翻譯日本人的話，說每個人剛開始都這樣。後來，這個相關的機器，張燦生告訴我：「田郎（たろう），我畫個草圖給你，如果到我們工廠做可能要花一倍的錢。」他畫一個草圖給我，讓我去竹北找一個做機械的黃先生，問他能不能幫我做這個機器。我到竹北跟黃先生就說，是安正總經理張燦生先生給我的草圖，黃先生說張燦生以前我的總經理，我是他的部下呢！他給我 35 萬，如果張燦生他們那邊做要 70 萬，他用一半幫我做，他說田郎（たろう），你那個裡面用鋼 304，外面用黑鐵就好。我說我不要，裡面用 316，外面用 304，因為我們一個人，沒有請人，這樣我可以不要保養，我就這樣在我的小型工廠，慢慢賺錢，債務還掉。我們那個年代比較好賺錢，中小企業比較有機會，那個時候資訊不發達，消息靈通的人，就可以賺錢，因為你要買東西你不知道，我知道，他賣我 20 塊，我賣給你 25 塊，我賺 5 塊，現在中小企業沒有機會，只有大財團才有機會，用廉價勞工在替他們賺錢。

我媽媽跟我太太真的人很好，我媽媽幫人家洗衣服賺錢，乞丐來的時候，她要吃個飯，她先給乞丐吃，我媽媽是這種心腸。我太太對我們老同學也真的很好，雖然我們很窮，也有老同學在我這邊，李萬開，山東人，後來他過世了，他有肺結核，我們沒有跟他住在一起，但我太太幫他洗衣服，燒飯給他吃 7、8 年。當時，我們若去菜市場買菜，我母親就說「田郎啊，萬開身體不好，你就買一些來給他吃。」我們窮的要死，咱臺灣人說這邊的豬肉，營養很好，我太太去買來，剁碎，沖滾水，滾一下，讓他喝。用到根本剩沒多少錢買菜。在我家吃飯，一條魚，因為萬開不能跟我一起吃飯，我們弄一半給他，剩下的我們四個小孩三個大人吃，就這樣 8 年。陳水泉也在我們家住一陣子，³⁸有一些做生意失敗的，跑路

³⁸ 張炎憲等，〈陳水泉訪問記錄〉，《風中的哭泣（下）》，頁 332-349。

的也會到我這邊來住。到第三個來，我太太就說「你還要收喔！」

我太太講過一句話，他說「田郎（たろう），你不好的時候，人家甘有管你怎樣？」我跟她講，能夠施給人家，能夠幫忙就幫忙，就是這個原則，所以說我們現在過的很快樂。朋友相處，大家能夠活下去最好，絕對不能我活的快樂，別人很悲哀。我在新竹做燈泡，雖然這個生意我可以自己做，我還是叫臺中老同學黃國良（こくろう）來，跟他說這個你幫我處理，賺得錢一人一半。1971年，載燈泡一次賺7,000元，那時候很大圓喔！分3,500元給他，他說「田郎（たろう）我吃便當……。」我說沒關係，你跟我請錢。（楊太太：很有量。）因為我有賺錢，一個電話我曾經賺一萬多，我分別人賺，很少人做到這樣，我做到了，我們都這樣，到現在為止，老同學都知道，沒有虧欠一個同學。我很窮的時候，為什麼他們會對我這麼好，最主要是我母親跟太太功勞，如果沒有她們這樣，我一個人沒有辦法。

互助會的成立

互助會的成立，對我來說一個重要的事件，這是從我們這幾個人手裡建立出來。早期，我們新竹的這幾個老同學，有夫妻會，每個月辦一次，輪流作東。吳三連，吳三連的大兒子吳逸民，他以前在園區有一家工廠，叫凱歌電子，他當董事長，他也參加我們的會，我在我的小工廠辦桌，他也來好幾次，他現在在臺北的吳氏宗親會上班。我們的「喫夫妻（ang-bó）會」，那個時候正好無期徒刑都特赦，盧兆麟，洪水流、謝秋臨、王永富等，這些無期的都回來了，他們來新竹找我們，我們打個電話去找人，叫一下就3桌，那個盧兆麟就說：「田郎（たろう），你實在動作很快，我們老同學來弄一下，這個會不是很好？」這個是由盧兆麟提起的，後來，劉兼修在新竹竹中有一個工廠，以那邊為籌備會，全臺灣的老同學，能夠來的都來了，來了400、500個人，互助會就這樣成立，同學聯絡就很方便。時間大概是1970年代，因為我沒作記錄，確定的時間要再去查。之前要去臺北抗爭的時候，新竹大概是以我為中心在做這事情，包括租車、出錢、收錢。

成立之後，講到我們自己內部問題。陳水扁當市長，羅文嘉當新聞局長時，他就要招待老同學回綠島，促進會已經在哈密街成立，盧大哥第一個想到就是我，

說「田郎(たろう)，你先去綠島，好不好。」我說「幹嘛？」「你提早去，叫那邊的老百姓，弄一個紅布條，歡迎新生重返綠島。」那天早上我就帶綠島老百姓拿個紅布條，迎接他們來了。有這個促進會之後，互助會因為統派、獨派而分裂。

互助會跟促進會，有統派跟獨派的問題，兩邊都是我的老同學，我去見到大家都很高興，因為老同學們真的都很好，但是互助會我現在很少參加了，因為他是偏向統派的。我早期也差不多是統派的，他們慶祝 50 週年我也去，還跟江澤民吃飯，但是我現在不能贊同，因為理想已經變質。

老同學打電話來，張敏生山東人說「小楊，你不要晚年變節啦！」他感覺到我的立場好像有搖搖晃晃。我跟他講，我那個 17、18 歲我自己比較不懂事，他跟我講時我 60 幾歲，我現在 70 幾歲，我說我現在已經 60 出頭了，我可以自己獨立思考了，可以自己判斷對錯，雖然我沒有學歷，但是我經歷不一定輸你阿！早期我們的理念，都是貧窮的，弱勢的，農民階級、工人階級，站在窮人這邊，你看現在大陸得勢的人，真正有才能的，不敢衝的，比較保守、比較老實的都沒有，都是一些比較惡霸的官二代，都有錢起來，貪汙一大堆，貪的比臺灣還嚴重，你還去跟他走這條路，這樣不對。

他們後來在批評我，我跟統派這邊講，我說一個國家不可能看我們這些人去支援他，大陸辦奧運的時候，互助會還說，一個人集一點錢，拿去給祖國，一個國家那麼大，我們這些人被關出來有多少財力可以去支持他，我就反對。我反而說，我在那邊被關的時候，你有沒有問說我們有沒有飯吃，給我們一點點東西吃？沒有，那我們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，現在國家有錢，老百姓窮人一大堆，富有都是高官的子弟，叫我服你，怎麼服你？若服他，那早期的理想在哪裡？我就是這種個性。他們就切割，我也是無所謂，因為我都快 80 了，我跟我老婆兩個人，小孩也長大了，也無所謂。

今年(2014)5月，互助會在霧社開全省大會，也有通知我，我也沒去，因為早期的信仰是不錯，但是已經變了。但是，我還是很惜情，以前老同學在裡面，什麼時候要死不知道，因為有關生命，在那種恐怖時代的環境下，培養出革命情感，我們臺北老同學來家裡住，都聊到天亮，比親兄弟還親好。

對國共關係的看法

早期，國共內戰，蔣介石、毛澤東都是魔頭。跟著蔣介石到臺灣來，就是國民黨；留在大陸，就是共產黨。什麼好處都是他們兩個，你自己打自己，很惡劣，那有這個道理。我在裡面被關的時候，有一些被抓兵過來的，他國民黨在撤退的時候，國民黨在村莊，污辱女性，後來又把她殺死，看到年輕人抓兵。跟我關在一起的人，在福建被抓走，他說他們同村莊的，有很多人，國民黨去敲門，看到年輕男生就抓去當兵，15、16歲就抓，被抓的很多，他要跑，用竹排，有一個小馬達駕駛。為了政權搞成這樣，但你跟著國民黨過來，你就是國民黨，你留在大陸，你就是共產黨，那個人好那個人壞。你現在我們在臺灣生活這麼久了，這麼自由，你回大陸，要統一、統戰，這個情形，看現在香港，應該很清楚，香港一國兩制，一切都要聽中央的。

早期，我們這些白色恐怖的受難者，是被統戰的對象，我們到北京的景福門，附近有個臺聯會，臺聯會就是臺灣 228 最早跑過去那些組織，裡面去的時候我們被他招待，一個開會的地方，每個人自我介紹，我是某某地方，在哪裡怎樣，他們怎樣說，你們這些老同學，我不希望你們回到祖國來定居，我們希望你們在臺灣，好好的為國作點事情。亞運的時候我們被招待 17 天，盧兆麟當隊長，我去了；50 年國慶，江澤民總書記，胡錦濤副總書記，他們的國防部長遲浩田，好凶悍，我也去了。我心裡有個底子，但是我還是被他招待，不去白不去，去看看。其實，我們在這邊生活，年輕一代也在這邊生活，已經是把臺灣當做自己的地方，你現在到哪邊貪汙那麼多，你去的時候他們會對我們好嗎？不可能的。我們自己好好過。

新竹相關資料的收集

蔡仁堅當新竹市長的時候，要收集這些資料，找了紀政的教父—許明薰先生，和張炎憲教授一起合作。張教授是第一個來新竹跟我接觸，當時那天傍晚的時候，文化局王靜秋科長以及他的秘書帶著張教授，來我花園街 x1 號的家，聊一聊，我跟張教授講，之前也跟蔡仁堅講過，原本他們是作 228，我就說，歷史不能看前面，要連接下來，你認為說 228，那之後白色恐怖就不重要嗎？因為有 228 才有清鄉，才有白色恐怖，如果不連帶的話，就沒有意義。張教授就來問，我也坦白跟他講，我個人這個案子，是我在裡面所得到的資料比較多，他說那怎麼辦，

從何著手？我就叫他從竹北的李喬松先生。

李先生，是人真老實，今年 90 多歲了，受日本教育，真有禮貌，叫我田郎兄，我說「拜託，你叫我田郎兄，折我歲數，拜託你不要叫了。」李先生說「我可以跟他講嗎？」我說「你沒關係，你跟他講，在咱厝裡，不會怎樣。」才開始跟張教授談。張教授就開始收集資料，他人很好，老同學廖溪和他對張炎憲印象不錯，他說「田郎（たろう），張教授人很客氣。」張炎憲來我這裡，溪和也來，他不知道我跟溪和很好，我就說「溪和和我同隊的。」

資料做好後，蔡仁堅想要辦紀念 228 的活動，跟我商量，我就找臺北那些老同學，如吳聲潤、蘇友鵬、陳英泰、陳孟和、陳鵬雲、盧兆麟、高文章等一大群人，一臺遊覽車來到新竹，我帶去新竹市政府，蔡仁堅看到我們，他都叫我們老大哥「哇！我們老同學、老大哥來了。」叫機要秘書林則宇帶我們去看新竹之心，那時候剛開始新竹很漂亮，那個盧兆麟大哥，從光復路一下來，看到這樣，他說「田郎（たろう），你們新竹現在怎麼那麼美！」我說「我們市長蔡仁堅搞的！」

第一次 228 紀年活動很熱鬧，還放水燈，蔡仁堅請大家上臺講話，我第一次上臺講的時候，用北京話講，臺下的人，有一個叫 chhân，他的爸爸王如清被槍斃掉，他是白色恐怖第二代，很臺獨，他看到我用國語講，在臺下喊「用臺語講、用臺語講」我沒理他。後來我就跟那個 chhân 講，因為白色恐怖正好在賠償，他老爸被槍斃領 600 萬，新竹是我在辦，他來請教我，我就跟他講，我說你那天在那邊喊，我不是不會講，因為臺下有新竹女中，但目地是要講黎子松的案子，給她們那個學妹聽，讓他們知道國民黨怎麼那麼惡劣，把人抓去，再槍斃掉，我是要跟她們講這個事情。

南方的木棉花

新竹女中黎子松案，他的學生傅如芝、黃竹櫻，還有一位曾美容，他們三個成績都很好，另外鄭詩禮、周賢農、張燦生、鄭熙炳，都是這個案子，〈南方的木棉花〉就是黎子松老師寫來送給傅如芝。傅如芝在綠島裡面，大家看到什麼會講，有時候甚至怕忘記會寫，可能被打小報告，被找到證據，從綠島送回來，後來被槍斃了。她 17 歲被抓，判十年，後來在綠島被抓回來槍斃，全世界有哪裡有那個國家發生第二次的白色恐怖，再次把她槍斃掉。

在監獄裡我接觸很多中共的書以及歌曲，包括現在新竹親水公園，紀念二二八的地方，放了一首〈南方的木棉花〉，那是我提供給蔡仁堅，蔡仁堅當時要找白色恐怖的資料，很多老同學不敢給他，包括李喬松也死了，李九也不敢給他，所以他找我。我在西所被判罪的時候，三重孫天來，本來念臺北工專，教我唱的：「木棉花又開了，冬天已經不長，才開遍了紅棉的南方，有一位勇敢而多情的好姑娘。她懷念我一刻不忘，她寄來無窮的希望，告訴我光榮而勝利的那一天。她愛我，像愛春天一樣，木棉花又開了。春天快要來了，我迎接可愛的姑娘，我迎接明媚的春光，我迎接明媚的春光。」

我還學了《東方紅》、《馬賽進行曲》、《延安頌》，《延安頌》等都是共產黨的歌，還有《白楊樹下》「原野上，在那輕輕的小河旁，有個美麗……。」有很多現在共產黨也不知道的歌曲，我們吃飽飯就在裡面唱，看守也不知道。

我們牢獄裡面，在裡面看到毛澤東的《論人民民主專政》，看的書，都反方面去看他，你說馬克思、恩格斯理論批判，他寫是寫這樣，我們看是看這樣，反正當初，他們講這個，就把他弄顛倒就對了。毛澤東的人民民主專政，他們共產黨的黨史，從哪一個人開始陳獨秀、瞿秋白，我都可以背，真的是很好笑，那個是國民黨教我的。其實國民黨抓人是害人，這個人不懂到裡面都懂。

綠島趣聞

有一次有活動我們回綠島，李昂跟我們坐同一個飛機，飛機上會下雨，李小姐坐的飛機那邊會滴水，他用報紙接著。到了綠島，一個綠島本地 20 多歲的小姐當導覽，我說「小姐，你住哪？」他說住山腳下那個地方。我問他姓什麼，跟他聊天，交代他，回去說「うし」就知道。うし（牛）是我在綠島的外號，因為以前我在那邊跑步，運動會很喜歡跑，老百姓都叫我うし。回來臺灣之後，大家都叫我たろう。

李昂不信，跟我同桌吃飯時，那個小女孩來「阿伯，我媽叫你去我家！」原來他回去跟他媽講，他媽說「うし來了，叫他來！」李昂說「楊先生，有沒有搞錯啊！還真的認識你啊！」我開玩笑說，之前如果我在綠島，如果要鄉長，選的到喔！別人買不到菜，我都買的到。他們就講叫我去當導覽，我是說不要，因為朋友都在這裡。但我跟我美國的老同學陳英宗講，他明年如果有回來，我就向臺

東文化局自告奮勇，暑假我就義務導遊兩個月。

大概 20 多年前，前衛生所的主任陳照隆的媽媽，早期她當過臺東衛生局局長，現在退休了，回綠島在門診，我去的時候都會請我吃飯，整個綠島都這樣。

有一個老同學張秀國，在綠島從山上摔下來死掉，放在燕子洞 13 中隊，我們綠島有 12 個中隊，多出來的 13 中隊就是那邊死掉的老同學、警備總部的阿兵哥，13 中隊在燕子洞。那個燕子洞，有機會去綠島的話，要去燕子洞玩一玩，燕子洞很漂亮，在海邊，很涼爽。早期去燕子洞能不能回來不知道，因為一個大洞裡面，只有一個出口，在那裡很容易就可以把我們殺掉，只要一挺機關槍架在洞口，我們根本無路可逃。

後來要幫張秀國撿骨，我找到他的高中同學陳照隆，他軍校畢業後曾一路做到管訓處處長，當時是擔任衛生所主任。陳照隆請了當時的管訓處處長吃飯，後來處長就開著吉普車，載了阿兵哥去撿骨。

報紙來訪問

我在做生意的時候，有一次《聯合報》跟《中國時報》，來訪問我跟我太太，來訪問我，那個報紙登出來，比什麼都厲害，我去游泳，游泳協會的有幾百個人，隔天去池子，把報紙貼在牆壁上的黑板，大家都知道，他們說楊哥，報紙有你的名字。我說我不要講，講你們就不敢跟我一起。有些生意人出去時，楊仔，喔，你不會（覺得）很恐怖嗎？你怎麼沒講？我說我跟你講，你還會跟我做生意嗎？我不敢講。像我從小我很喜歡交朋友，我記得我們學校同學，不知道我的經過，他們看不到我，以為我去外縣市念書，他們在同學會的時候，不知道我的事情，所以我不太跟人家講。

但是，現在沒去游泳喔，電話一直打，隔日去游泳就說我若沒有去，就要買蘋果來了。這個報紙我還有留，我大概講一下而已，因為我坦白講，我真的是對國民黨有很不好印象。

許明薰的告別式

因為蒐集白色恐怖資料，張炎憲教授跟許明薰先生都有認識。張炎憲教授如果遇到我，他都叫我楊(よう)さん。有一次，許明薰往生的時候，舉行告別式。我屬虎，咱臺灣人有迷信，屬虎的不要去，我太太說他要自己去，我跟我太太說，我不去又不好意思。我去到哪邊的時候，先去我一個客戶那邊坐，我跟我太太說，我去看看誰來，正好在門口遇到張教授的女秘書，她說楊先生，我們張教授有來。我不好意思不去，我跟我太太講，我去好了，我們跟張教授在旁邊聊天，才不會煞到，張教授說主祭叫我當，我說開玩笑，你是官，我老百姓，你去當才對。

等我回去的時候，不知道怎樣住院，都不能動，去住 42 天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冲到，我回來坐著看電視，脖子不能動，11 點去看醫生，打個針回來，又可以動了，晚上三點多又不能動，一動就痛，早上五點多，我太太才發現，我不能動，他說怎麼沒叫我，我說怕會吵到你們，才送去急診，後來送去長庚。

盧大哥在陳水扁 5 月 20 日要就職之前，打電話給我叫我去，我本來也沒跟他講，後來不好意思，說「盧大哥，我本來不要跟你說，真不好意思，我現在在長庚。」他說「你在哪？那個病房？」他跟黃石貴，陳全宜他太太三個來看我，他說「田郎(たろう)，你很嚴重耶！」長庚說檢查不出毛病，我太太說要躺三個月，我躺一個月而已，因為他甥婿當胃腸科主任，都幫我弄的很好，後來針灸科的孫醫生幫我針灸，護士還說「我們孫主任從來不到病房針灸的，對你特別的。」

回來要去復健，我弟弟陪我去，有一天我太太陪我去，他看到復健師這樣抓，回來我不能動，我太太不給我去，我從這棟大樓使用四腳椅輔具，我弟弟退休，他陪我半年，他陪我去游泳池那邊，我們警衛幫我指揮交通，人家幫我辦游泳褲，我踩到池子踏版，痛的要命，在游泳池裡面跑，跑半個月，我開始游仰式，游單仰，游兩個月好了。那個 11 月，臺南健康路那邊有游泳池全國比賽，我參加 50 公尺自由式，全部 24 個人，錄取到第 8 名，我第 9 名，(楊太太：大家說你很固執)我本來不想跳水，50 公尺不跳水輸人家很多，我就跳下去，我游的時候，我抓水的感覺，結果不錯。

懷念老大哥

老大哥們對我真的很好，同樣年齡層，可能我比較幸運，比較得寵，大家對我很好，特別疼我，特別照顧我，我說這個一輩子，接受他們的指導，從老同學

們學習很多，我收到那麼多資料，只是我不能夠很完整的講出來而已，其實我裡面有很多很多，一下子講不出來。我很感謝這些老同學，我媽媽也講過一句話，我今天能夠有這樣的個性，可能在裡面，受到老同學的影響滿大，包括做人處世。為什麼，我不會跟人計較。

我年輕這一批陳英宗、郭毓燦、黃國良、林于忠、陳清竣、我，6個人裡面，那個蔡堃輝講說，田郎（たろう），我就認定是你。蔡堃輝已經走了，我很佩服他，如果我跟蔡堃輝同隊，我可能念很多書，他很愛念書，到哪裡都在念書，學他太太講，堃輝如果不要往那邊去，出來絕對當教授。蔡堃輝說田郎（たろう），如果你跟我同隊，我絕對不讓你運動，讓你讀書，有他指引我，我就很厲害。

他們幾個，我每搬一次家他都會來。盧兆麟，他也來，我花園街他也去過，這邊他也來，盧兆麟搬家，他買了一棟透天的。他太太來說，盧兆麟，你看楊先生買的房子越來越好，盧大哥臺北透天的比較小間，他的丈人是黃先生，無期徒刑，後來他把他的女兒嫁給盧大哥，他的女兒是半工半讀，那時候也很苦。黃小姐父母都當教授，黃先生判無期徒刑，跟盧大哥同隊，後來他認為盧大哥是人不錯，出來就把女兒嫁給盧大哥。盧大哥兩個小孩很爭氣，一個康乃爾大學(Cornell University)博士，一個是維也納念建築。我女兒也是政大日文系。他唸碩士的時候，住在盧兆麟家一年多，要拿房租給盧大哥，他沒有收。盧兆麟有翻譯會拿給我女兒，我女兒翻譯好了，拿去給他，他就請我女兒喝咖啡，跟吳聲潤、紀清圳與林麗南。

有一次老同學盧兆麟有一次要聚餐，來新竹，說田郎（たろう），你們費用有剩嗎，幫我準備40個米粉，我想說請他們吃貢丸，但是手工那間沒有了，後來請他們吃新竹仙草，仙草裝45杯在這裡，那個蘇醫師一臺遊覽車來1點要吃，去玻璃藝術館，打電話來叫我去拍照，我去拍照，後來，進入中庭，我們這大樓裡面看，奇怪怎麼一遊覽車的老人家來，他說田郎（たろう）要去你家喝喔？我說這裡有兩臺電梯，看是要上來，還是在中庭，在那邊聊天，後來去吃飯我就跟他們去。所以我說，講來講去，整個經過，如果回憶起來，我不會覺得在綠島的幾年是白費的。

我現在去臺北聚餐，大家看到我，田郎（たろう）來了，每一次都會去，都會遇到盧兆麟、蔡焜霖、陳英泰、陳孟和，還有歐陽文，二二八基金會的董事，陳澄波的學生。蔡焜霖很疼我，陳孟和這次碰到我，我叫他畫軍法處的立體圖，

我說軍法處有很多人都沒有印象，陳孟和很厲害，綠島那個就是他畫的，我說孟和，你那個很好，這次我去聚餐，前幾天，上上禮拜慶生會他說，田郎（たろう）我記性現在很好，沒有壞。他和我去北海道，一天到晚喝酒，我說你是酒桶喔！盧兆麟就很可惜了，盧兆麟在的時候，都會到我這邊來，跟我聊天。

盧兆麟大哥，他突然間在馬場町死掉的時候，我多難過，我跟我太太，去參加告別式，林口那邊發生車禍，差點來不及，那天場面很大，還來得及，有一個他很好很好的朋友，都沒有去，我對這個現在很心寒。我跟蔡焜霖大哥講盧大哥的事情，朋友歸朋友，立場歸立場，他連個告別式都不去，我說我很氣，他們兩個都無期回來，他住竹南，盧大哥住臺北，我記得他們沒有小孩，盧大哥他的老大是男的嘛，老二是女的，我還記得盧大哥講說，如果二胎還是男的就給你，因為是女的所以捨不得割，這樣好的朋友，告別式沒去，你說不寒心嗎？所以這個人跟我很好，我幫他過忙，但是我現在不找他。

我才講，這個東西一直演變後，我跟你講，任何一個人，只要從綠島回來的，我認為都不可能原諒國民黨，這是我的看法。如果現在還在談論國民黨的人，就是統派的，為什麼，他希望把臺灣賣給中共。我現在是兩邊都是好朋友，統派這邊我也是有很多好朋友，但是我是認為說，朋友歸朋友，立場歸立場。

跟我同年齡的老同學，去環島都是我開車，陳英宗剛剛回美國，南師高二被抓的，黃昆輝的虎尾中學同學，他剛回去三天，上個禮拜六回去。我上次有到他美國家裡去一個多月，他太古意，不像我這樣調皮。他這個人很安靜，很少講話，他跟我一樣7條為匪宣傳，也是被帶帽子，說在什麼地方寫什麼，也是被說在某地方寫什麼。你看連大學生都會被騙。

美國回來的廖溪和，你應該知道，是鹿窟案件。陳孟和說要給我軍法處的地圖，我忘記要打電話叫他寄來。我以前在綠島照相都是歐陽文在照，陳孟和也有在照相。張朝松，跟我同隊，以前是成大電機的，早期工學院，也被人家說怎樣怎樣，為匪宣傳7年，現在87歲，我們打足球他當後衛（ディガー）。

促進會的張小姐，張小姐，大哥是張璧坤槍斃掉，二哥是張碧江，爸爸張其德也抓，他二哥也抓，他二哥跟我很好，大哥我就不認識。

基隆中學案鍾浩東，蔣碧玉他丈夫。鍾浩東的兒子幫我做工程，後來才知道是蔣碧玉的兒子，蔣大姊也來過這裡，人也真好。

我家裡掛有兩幅水彩畫，是已經往生王昭堂老師畫的，他是美術教畫的，

臺灣本省人，他比我更厲害，他載我到關子嶺，去找那個臺獨被關出來的畫家，去那邊參觀，都會來找我。

蘇友鵬醫生，都在午游，在青年公園那邊，常常要找我游泳，他有一次約我游蝶式，喔！我手去閃到，他知道我游泳很厲害。

黃國良是發生在那個年代，沒有帶身分證，被抓，然後送到金門當兵，當兵不習慣，跑到大陸，大陸又不喜歡，又把他們叫回來，他們一團回來，槍斃掉 15 多個，他還沒有 18 歲，判 15 年，後來領那個賠償金，我說你這個可能領不到，因為你是陣前逃亡，但是他好運，他送去軍法處，當做政治犯判罪。回來又可以領退伍金、辦榮民證，又當做政治犯，他領 5 百多萬。

互助會跟那個老同學，來新竹楊田郎家喔，不要客氣，（楊太太：有時候都整臺車來）突然間 3 桌來，張燦生、盧兆麟、簡萬子（改名簡明信）、王春長來整群，我跟我太太說，你去準備、準備。

我們慶生會真的一年一次，這次李九本來也不要，他說田郎（たろう），我腳不能走，不想去，後來他兒子陪他去。這次，我去的時候，李九本來要跟我去，李九說田郎（たろう）我跟你去，我說你要跟我去好啊！我到轉運站，重慶北路那邊下車，啟聰學校叫個計程車，不用讓你爬樓梯，後來李九又說他不要去，我自己去。那個什麼蛋糕，壽桃，張小姐說楊先生壽桃你給李九好嗎？我說不要，那個壽桃又沒幾顆，我回來還送到他家裡，他又不缺，我說不要。林恩魁，岡山外科的院長，他這次有出來。鍾興福在羅東，他在很山內，這次他本來要出來，我美國朋友陳英宗要看他，沒看到。我想說他會來，結果沒出來。

周坤如（楊太太：他現在老人痴呆），南京人，他以前雄女中學歷史老師，他在綠島學會計，後來到育達商職教會計，周坤如，他叫我小名，阿田。他太太方玉琴電新案關十年，周坤如差點槍斃，他從綠島送回來，沒有槍斃掉。他兒子交大的，來念的時候有到我這邊來。

張常美，他兒子歐陽什麼，³⁹交響樂團指揮，他的女兒有在跳芭蕾舞，政治活動有在跳臺灣的，這個真的不錯。他爸爸是歐陽劍華，忘記了，他爸爸也是。他爸爸是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大陸撤退過來的。

臺灣關政治犯的地方，板橋有一個生教所，那個是沒有起訴，他可以關你喔，

³⁹ 張常美兒子名為歐陽慧剛，實踐大學音樂系主任、實踐大學交響樂團指揮。趙靜瑜，〈綠島人權藝術季，體驗政治受難者來時路〉，《自由時報》，2013 年 5 月 13 日，副刊。

很惡劣喔！他說管訓，管訓每一天看你在裡面的表現成績，三民主義考試怎樣，看你的成績（楊太太：那不認識字的要怎麼辦？）不定期的喔，有的管訓5年，還不給你回來。軍法處，他是外役，利用犯人廉價的勞力，去賺錢，有一批人會去做，因為比較自由，可以跟家裡，可以跑回家裡去。桃園吳阿舟，跟我同房，那個安坑10房，他以前畫招牌，做油漆的，畫圖。外役監，給看守錢，放他回去，他結婚後，在關的時候還可以回到家裡生小孩，現在中風了。

梁銘杉是我同房，余松柏在安坑跟我不同房，在綠島跟我同隊，以前是臺中酒廠，上次我還帶我太太給他請。

蔡焜霖人也很好，他是才子，以前辦《王子月刊》，後來失敗了。《王子月刊》早期很出名，後來到國華廣告當總經理。蔡焜霖他現在很熱心在處理這個事情。

有一次文建會在綠島辦活動，林傑鋼他女兒林小雲、歐陽文，我太太都去了，林傑鋼回來到松山機場，他很好意，說他女兒開車來一起坐，坐到長安西路他二女兒家，又請我們在那邊吃飯，之後他女兒又開車載我們回來，很高興呢！沒幾天後打電話來說，田郎，我要跟你切！他說你坐我的車沒幫我出油錢。那個人以前多客氣，來找我，我太太炒米粉吃的多高興。他要找人作保，叫我去幫他做保，因為不動產是我太太，我們兩個坐車到竹北，然後到關西的第一銀行去幫他蓋章，突然間這樣。我以為他真的很氣我，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樣，那天李九也知道。他是黃斑部病變，他應該是對我很好，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。

林麗南90幾歲了，以前有來這裡，有一個兒子。他最先賺到錢，日本時代，臺北工業學校是臺灣人最頂尖的腦筋在念的，他是那個學校出來的，出來他在公賣局，他在公賣局被抓的，他後來回來，在公賣局還領了一些薪水。後來有工廠，把工廠賣給德國人之後，就沒事，很好過。板橋我有去找過他，進去跟王府一樣，他到我這邊來，我很不好意思，老人家買雞精，買一箱雞精來。我跟他說麗南さん，你臺北好野人，什麼餐廳都吃過，我不要請你外面吃，我叫我太太燒飯，在這邊吃。他有一個女生，不是外傭，士林人。他來這裡，我們在這邊吃的很高興，菜沒收，聊完天，四點多，米粉包包回去，很高興，因為他沒煮麻。這次美國那個回來，他說田郎（たろう），你沒來讓我請，我說那天要去讓你請，你去喝喜酒啊！我叫他找機會再來我這裡。他很有錢，他也很會幫助人，很慷慨。有一次在美國陳英宗就那個，討媳婦在臺北敦化南路請客，吃完飯，林麗南突然叫我，田郎（たろう），你來，早期，很久了，拿5萬塊給我，叫我拿給臺南麻豆

李家輝，他已經過世了。林麗南說現在家輝經濟比較不好，這5萬你拿給他。他跟他同隊，我回來拿去給李家輝，我說這麗南叫我拿給你，他們好朋友，知道了笑一笑，說這樣喔！就是這樣，我們這些老同學真的都很好。

太陽花學運

這次太陽花學運，很感謝學生，我去3次，帶我太太去。之前我相信很多人不知道國民黨這麼爛，太陽花之後都知道，坦白講我沒有什麼政黨傾向，民進黨我不一定支持他喔！政黨叫做政客啦！我說很悲哀啦！民進黨也好國民黨也好，一個政黨的組成，草創的時候，大家都是很熱血，當你得到權力的時候，分權的時候，那個鬥爭就出來，我看事，不看政黨。

太陽花學運是功勞一個，現在大陸怎樣講，習近平對臺灣的學運怎樣認定，服貿他怎麼認定，馬英九他怎麼講，對不對，一字不改。人家說可以從新來過，從新來談，人家這麼大幅度的更改都可以了，你一字不能改，騙人的。所以這次學運，我真的很高興。我女兒說「爸爸，你去的時候要小心。」我太太說，田郎，你去的時候怎樣，我說我還年輕，暫時還沒有80歲，沒有關係。人民要覺醒，我不是要叫人家作壞，既然你在這邊生活，就要把這邊搞好，現在你的政權有貪汙的該抓要抓，像是○○○、△△△、□□□的案子這麼多，都沒有處理，對嗎？不論那個黨，真的貪，你就要抓。

行政院要發生狀況那天早上，我帶我太太去，因為我太太從來不參與這個，我跟我太太介紹，這個拒馬你看有問題，我就帶她從青島東路，到鎮江街那邊一直走。3月24日那天，他說他沒有打人，誰相信。過去他們怎樣刑求，灌辣椒水，很多指甲被剝掉、拔掉，甚至刑罰女生，用豬鬃、牙刷污辱女生。鐵門打開出去，那個很可怕，有的打得很嚴重，也有叫出去抬回來的。

3月30日，50萬人那天，那天我太太沒有去過，就去，我跟另外一個朋友，慢慢給他介紹，青島東路上那邊坐下來，跟朋友介紹一下，我到中正分局對面坐的時候，正好遇到曹欽榮先生，曹先生說「年輕人！你也來！」他們都叫我年輕人。

我在青島東路3號門口坐，跟那些年輕人介紹，早期我們在這邊關的時候，禮拜二、五都有要槍斃，那時候會有兩個鐵碗，一碗菜、一碗飯，菜是黃豆，上

面有 2 塊肥肉，吃完之後，要唱共產黨的安息歌，早期我們綠島回來，死掉告別式都唱這首。國民黨教我唱共產黨的國歌，義勇軍進行曲，我們那時候，雙十節要遊行，都要唱。

可能是老同學給我的影響，那天還有兩個小姐，拿個垃圾袋在哪邊收垃圾，我眼淚都快要掉下來。看他們的舉止、穿著、修養，我回來跟我們游泳隊的在講，我昨天去學運回來，我多感動，去那邊的都是好學生，如果是壞學生才不會理這個事情，你看從外表就可以看出來，人家的家境這麼好，人家的修養這麼好，人家在做這個動作，尤其那個晚上，他們講那個什麼話，能夠把 50 萬人帶出來，怎麼收回去是最要緊的，你看那個動作，幾分鐘，CNN 怎麼講，世界典範，整個都在學我們臺灣的學運，多光榮，我真的很感謝年輕人。

所以年輕人出來了，年輕人們之前都不投票，就錯了，你們不關心政治，就差你們這些人，太陽花出來了，就要改變了。我跟參加學運的小姐說「小姐，有你們這樣，我們很高興」他們拿絲巾給我，拿礦泉水給我跟我太太，說阿伯啊，有你們支持我很高興，我說沒有你們年輕人臺灣沒有希望。

我最後一天，要出關的時候，我走到裡面那個群賢會館前面那裏，我要進去很好進去，從行政院那裏，小姐拉小提琴，我把他拍照起來，我就跑去哪裡，等一下，我就出不來了。隔天報紙說幾千人，應該是幾萬人。我弟弟幫我作了那段時間的記錄，作的很好，裡面有旁白跟解說，臺灣發生 228，歷史是怎樣，我叫他把國旗歌馬賽進行曲、島嶼之光放進去。

滿足的一生

如果我在學校，應該也可以讀很好，但是環境沒辦法，但是我沒怨嘆，不會去怪父母，環境沒辦法，在綠島時候，我也不會去講，大家不知道，他們都認為我環境不錯，當做我臺北人，但是我是新竹人，他們真疼我。只是他們回來跟我相處，就知道我家的狀況，我強調在這七年雖然過的很辛苦，但是還好有這些老同學，綠島 12 個隊，每一個人疼我，在背後跟我教導，我也學了不少東西，懂很多事情。回來之後我就跟他們相處，我也很福氣。我太太都會跟我出去，我去臺北，早期大家娶某、媳婦，我都有參加，差不多每個地方再遠我都會去，全臺灣我去哪裡，他們對我很好。

現在回憶起來，感覺到真的很棒，尤其是相處的友情、同學之愛。只是他們都走掉了，像我太太就說，田郎（たろう），你一些好朋友怎麼都走那麼快，以前偶爾會互相打電話問好，盧大哥、蔡堃輝都一樣，如果去臺北找盧兆麟，去臺南一定找蔡堃輝，他們來新竹一定找我。

回來生活雖然很苦，還好我太太肯跟我吃苦，我們兩個都認命，有時候我也會跟我太太鬥嘴，我跟他講，不知道你欠我，還是前輩子欠我，這樣過辛苦。我太太很不簡單，對我也很好，什麼都準備的好好的，有人還叫我太太不要對我那麼好，我說，我們相處四十幾年了，好壞都知道。

我這一生也有很多貴人，但確實我沒有讓人家失望，做事情我有一個原則，人家對你怎樣，你一定要給人家一個交代，人家幫你的忙，你不能夠給人家難堪。而人生相處是一個緣，你跟我一起就是緣，任何事情都是有一個因，你要去結深結淺，都在於你，不要去跟人家計較，我幫他他背叛我，這是我前輩子欠他的。財務再多，也帶不走，雖然為了生活要財，但不能勾心鬥角要害人。如果是奮鬥得到的，你可以自私自己省下來，但你不能不擇手段去害人、拿人家，這個原則，我跟我小孩也是這樣要求。我對朋友，我對天說話，我跟老同學講，打從我踏進綠島之後，到回來這一陣子，你們去看，我哪個地方犯錯可以來找我。

本來我接受這個訪問，我也認為沒有什麼必要，也不太願意講起，因為這個歷史會淡忘掉，偉大的偉人，都會淡忘掉，除非說你像賈柏斯或愛迪生這些科學家，改變歷史，否則政治家什麼都是會淡忘掉，何況我們這是小的人物，只是臺灣人的一點事情，放在長時間來看，好像就沒什麼了。但是跟老同學們學習，我有很多資料，可能別的地方沒有，知道也不會告訴你，因為時代不同了，再講也不會害到別人，如果是早期講出去會害到人就不好，所以還是需要把這些資料留下來。

我一共有 4 個小孩，兩男兩女，沒有錢時，一個是文化，一個中華，後來有錢的讓她念政大碩士。我現在每天，早上五點起床，去游泳，先 100 公尺蛙式，600 公尺雙仰，400 公尺單仰，自由式 200 公尺，然後在水裡躺。結束後，跟那些游泳的人聊天，差不多七點回來，《自由時報》看一看，跟我太太吃飯吃一吃，股票看一看，若沒事我就出門找朋友。現在也到處玩，跑了 30 幾個國家，有蘇聯、捷克、匈牙利、奧地利、韓國、日本，美國好幾州、帛琉我也去游泳。

這一生我很滿足了。